續史略

二

大明紀

英宗睿皇帝

代宗景皇帝

英宗皇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

共六

續史略翼箋卷之六

豊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鎮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上時年八歲或有請垂簾者太后曰毋壞我祖宗法第罷不急務序宮中玩好勗帝嚮學而已朝政悉令內閣議行外戚毋得與太后兄都督張昇素賢大臣請加委任太后終不許

太后操婦道至謹成祖及仁孝皇后皆愛之仁宗

之不廢后亦有力焉宣宗性孝四方貢獻雖微物必先上太后軍國大議多禀聽裁凌然未嘗令外親預知國事也宣宗奉太后謁陵至河橋親下馬扶輦畿民老稺皆山呼拜迎太后顧帝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帝宜重念及還過農家名老婦問生業有獻蔬食酒漿者取以賜帝曰此田家味也宜知之名見先帝舊臣慰勞之謂帝曰張輔武臣也達大義蹇義重厚小心而寡斷楊士竒能正言不避先帝或不樂然終亦從之以不敗事成祖嘗戒后兄昶曰戚畹最當守法否則罪倍常人慎之

昇爲左都督宣宗曰舅氏至親也或爲吏欺謾失職不問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勿治事至是太后又名杲昇戒諭之二人皆恭謹自斂飭其子孫世襲封爵者二百餘年與國祚相終始歷代外戚之家所未有也

謹按 明有天下三百年后妃之家以屢十數由壽寧侯而外未有不保其家者夫豈無不肖哉唯其不預政故也明世外戚唯張氏最賢宣宗之事母后亦最孝而終不肯私以爵位此所以使之終始富貴也昔漢肅宗事太后至孝而強拂其讓約之意大封諸舅不數世而馬氏遂替若宣

宗者真可謂天子之孝矣
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
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
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溥含已從人略無繫吝三
人同心輔政時論賢之號三楊
時以居第號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楚人自署
郡望曰南郡故號南楊云榮頗通饋遺宣宗嘗以
問士奇士奇力言榮能不宜以小眚介意帝曰榮
嘗短卿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
者容榮榮聞而愧之二人益相得歡甚至是士奇

首請罷偵伺校尉及十三布政司鎮守中官錮租
稅慎刑獄皆從之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
力也一日太皇太后名張輔胡濙及士奇等諭以
同心協贊又名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
息不意今尚見卿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
太后復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
萬機宜與五人共之濙時禮部尚書也成祖嘗疑
仁宗命濙官南京陰察之濙密疏言太子誠敬孝
謹無他狀以故受委任然兼領戶部以國用不足
屢沮錮租之詔識者譏之

〇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卒義歷事六朝性謙約未嘗一語傷人上前所言退未嘗洩

義字宜之巴人也謚忠貞義爲人質直孝友自太祖時朝夕侍左右未嘗忤色然少所獻替蓋其性過於周慎也

〇釋御史陳祚三事郭循於獄復其官皆宣德間以言獲罪者也

初宣宗頗事遊獵玩好祚上疏請講大學衍義有曰陛下雖有聖德而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帝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命籍其家逮

其親屬十餘人并下錦衣獄循諫拓西内皇城修
離宮亦下獄至是始赦

丙辰

○正統元年始御經筵從三楊之請也

宣德以前儒臣進講無定日亦無定所至是始定
于文華殿每十日名經筵官楊士竒楊榮楊溥王
直等會講餘日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然上方
幼不能數接羣臣遂罷午朝每早朝止許言事八
條前一日先以副本白閣臣豫爲處分密奏之及
臨朝依所奏傳旨而已有事則遣中官詣内閣商
議而行由是上下否隔遂成積習太祖仁宣之政

衰矣謹按人主幼冲其不能親涖庶政固也擇賢輔任之而一聽焉可也苟疑其專權邪則名左右大臣於前博議而行之顧豈不光明正大哉不此之爲而使閣臣密奏使中官司其出納之機是蓋將外示天子之獨斷而不知其委大柄于閹竪也於是乎上下不交釀成振瑾忠賢之禍馴至于亡國而後已嗚呼爲三楊者雖欲免誤國之罪得乎

○下兵部尚書王驥於獄尋釋之上冲年踐祚慮羣下欺己治尚嚴而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屢擴大臣小過下獄者無虛歲

振爲人狡黠侍帝東宮遂有寵時驥議邉事五日未奏振勸帝名驥面責之曰卿等欺朕年幼耶遂下獄未幾又以微事杖科道官各二十三楊皆不能救也唯太皇太后嘗發其罪鞭之且曰毋爾必殺無赦振稍斂戢已而太后病振遂不可制矣驥剛毅有膽畧曉兵事再出甘凉大破韃靼兵其酋阿爾台朶兒只伯皆走死威振邉陲後反與振比大舉兵征麓川繼思任發論功封靖遠伯而天下騷然煩費矣○時與驥同破韃靼者蔣貴任禮皆號良將然無甚表著一時武臣唯廣西總兵山雲最

知名雲謀勇深沉而端潔不苟取公賞罰嚴號令戰無不捷宣德中杓鎮廣西土官以故事饋獻雲聞府吏鄭牢素剛直名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汙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之由是土官畏服○是歲放朝鮮女子五十三人還其國

庚申

○五年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福歷事六朝多所建白安南貢使入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交草木亦知公名

福以金吾經歷上書論事太祖奇之即超授工部侍郎建文時亦見委任與齊黃同在成祖所列姦黨中後獨免死然公正廉恕事微細無不謹自奉甚薄位六卿三十餘年妻子僅給衣食後謚忠宣

○上之初即位以王振掌司禮監寵任之至是至內閣語曰公等久勞皆高年倦矣當若何楊士奇曰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榮曰彼厭吾輩久矣及此進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遂薦翰林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榮尋卒

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也榮性警敏成祖與諸大臣論事或發怒榮至輒爲霽顏屢出塞軍務皆委榮淩之或忌榮薦爲祭酒實欲疏之也成祖曰榮固可祭酒然第求代榮者人不敢復言榮不能容人過楊士奇蹇義夏原吉黃淮皆嘗爲所短然能以微言導上意原吉及李時勉之不死亦賴其力人謂榮才似姚崇而其不拘小節亦類之或言成祖初起兵入京榮首逆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由是受知最深云

贊曰東楊天姿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詢

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問其輔理之功亦有光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則槩乎未有聞也

○遣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爲務閭閻安樂災不爲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唯鐲租賑荒仍之不改

○上始即位户部言蘇松荒田減税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覆覈上以爲覈實則必有所增非寬民意也不許水旱賑濟動以億萬計然五年之間度僧道二萬二千餘人建京城諸佛寺工役繁興逮天下逋逃工匠桎梏而赴役者前後二萬餘人侍

讀周叙嘗上䟽言其弊而不能用又用周銓等言於不通舟楫之州縣以銀折收田賦充武臣俸祿其後盡輸內庫謂之金花銀於是諸方賦入折銀者居半而倉廩之積漸少矣

○妖僧楊行祥僞稱建文帝下獄死按行祥事載正統實錄茲因此謂建文帝實歸葬西山誤也

辛酉

○六年下侍郎于謙獄既而釋之謙巡撫山西河南威惠大行每入京無私謁振啣之右通政李錫阿振旨劾之下獄論死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者以千數乃命復官

癸亥

謙當入朝或曰公不肯橐金豈無一二土物充奩
際耶謙笑舉兩袖曰吾唯有清風而已及乞免薦
王來孫原貞自代錫以爲久不還怨望也劾之來
嘗以御史按江南中官陳武奉使橫甚來數抑之
武還愬於宣宗宣宗獎諭來甚至來原貞後居方
面皆討平劇盜功名甚著謙之知人如此○是歲
始定都北京詔諸司不稱行在
○八年殺侍講劉球下少卿薛瑄獄枷祭酒李時勉
於國子監門既而釋之球應詔言事甚切直時彭德
清依振爲奸公卿多趨謁球絕不與通德清恨甚遂

摘疏語激振下球錦衣衛囑馬順殺之順持刀夜至球起立大呼太祖太宗遂斷其首體猶植立支解之瘞獄户下

球字廷振江西安福人也振興麓川之役球上疏極諫且言邑刺終必為邊患請罷南征專備西北不聽成祖時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至正統六年始復成是歲又雷震奉天殿鴟吻奉天者正殿也郎今之太和殿下詔求言球言十事有曰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總於上今皇上臨御已九年頤復一二而

故事使權歸于一又言大臣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
法司上獄多奉勑增減輕重及請罷京師營作與
麓川之役皆振所惡聞也順之殺球也與一小校
偕未發小校忽忽失神守死其後順父子俱斃德
清亦死獄中球贈翰林學士謚忠愍自球死無復
敢言麓川事者至十四年貴州巡按御史陳鑑抗
疏言賊已遠遁不宜遠勞禁旅亦爲振所中下獄
幾死景帝立始釋
瑄有學行人稱薛夫子振以同鄉召爲大理少卿瑄
不爲謁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趨拜瑄獨屹立振趨

捐之自是啣之振從子山誣人妻殺夫瑄辨其冤三
却之御史王文承振旨劾之下獄論死振蒼頭忽泣
於廚下問故曰薛夫子將刑振感動會王偉伸救乃
免

宣德中瑄爲御史三楊皆欲見之謝不往至是李
賢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
不爲也

時勉有學行振詣國子監時勉不爲屈振啣之枷於
監門監生三千餘人跪救不納太后父孫忠言於太
后太后言於上上始知而釋之

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也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歷事四朝皆嘗瀕於死而後全然終不肯少改其操也至是時勉方坐東堂上閱課士巻見官校至徐呼諸生品第高下揭榜然後行監生石大用上章請以身代諸生呼聲徹殿廷振恐激變會國子助教因公卿以請于忠適太后使人問忠生日忠附奏言公卿諸臣皆來為壽坐上無李祭酒無以為重時勉乃得免時勉為祭酒六年黌舍中燈火達朝吟誦聲不絕明興以來居國學有名者前有宋訥後有胡儼而以直節重望為士

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唯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與之齊名號曰南陳北李敬宗字光世浙之慈谿人也王振嘗欲一見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在國子二十餘年吏部尚書王直欲薦爲六卿微道其意敬宗曰吾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邀與之飲聲伎滿前敬宗終日飲至數斗未嘗一回眄其嚴重如此時勉謚忠文敬宗謚文定

振又怒御史李儼應對不跪下錦衣獄戍鐵嶺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悉送拷訊戕害甚

衆莫敢言者
駙馬都尉石璟詈其家奄振以爲賤其同類也惡
之下璟獄知霸州張需有善政笞中官牧馬校卒
下錦衣箠楚幾死朝臣無敢言者錦衣卒王永心
不平乃數振罪爲書揭通衢事覺命磔之勿覆奏
上嘗呼振爲先生公侯勳戚呼曰翁父工部侍郎
王佑無鬚振戲問之佑曰翁父無鬚兒子何敢有
之一時傳笑吏部尚書王直以微事下獄尋宥行
人尚褫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
眚遽縶囹圄事或淩虛旋卽復職今日衣冠之大

臣卽昨日受辱之囚繫寧能無媿帝頫然之而惑于振不能改也時太皇太后已以七年崩矣

甲子○九年少師華蓋殿太學士楊士奇卒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

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私居不言公事人有小過嘗揜覆之廣東布政徐奇載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籍以獻士奇名不在其中成祖名語之士奇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不預故獨不及耳且物微不足問也帝遽命燬籍仁宗在東宮時有積憾者欲罪之士奇曰若罪此人則

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從之
士奇好推轂寒士所薦有未嘗識面者如于謙周
忱皆名臣也士奇旣老病其子稷殺人下獄王振
益橫士奇遂不能制卒年八十謚文貞

○十年苗衷高穀入內閣○少保武英殿太學士楊
溥卒三楊相繼卒閣臣皆後進望輕王振益用事
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也性恭謹廉靜無城府卒
謚文定溥在內閣其子來覲言郡縣皆有餽遺唯
江寧知縣范理不爲禮溥廉知其賢屢薦至布政
使理終不一造謝及溥卒乃爲文祭而哭之一時

兩賢之**評鑑曰**英宗幼年踐祚政在三楊況以太
后委寄之專計從言聽王振雖為英宗所寵亦非
有不可拔之勢也乃不能防微杜漸貽禍國家良
由其阿順幼主為身後計故爾士奇等雖有小節
足稱而核其實皆不免阿容守位至是而老將及
之尤不過浮沉自全而已且太后於兄昶昇禁不
得干預國事可謂深知大體矣三楊則乃請加委
任其私意揣摩若此又奚有於王振乎**謹按**三楊
皆建文近臣其節固不足稱也然協賛昇平功在
生民譬之於古其殆管仲之流乎管仲知豎刁易

牙之必亂齊國而不能去三楊之於王振亦云然管仲未死則三子不敢干齊政三楊尚在而王振已橫三楊之才固非管仲比也

己巳

○十四年春太白晝見六月熒惑入南斗南京謹身殿災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荊棘高二尺先是四年京師大水壞官廨民居三千三百餘區民多露宿長安街皆滿彗長丈餘見五十餘日乃滅十一年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時麓川用兵已九年西南騷動湖廣廣西貴州苗賊大起開銀礦增市稅征榷漸繁上初卽位詔罷金銀銅鐵坑冶

免其課已而奸民多私開礦有因以爲盜者中官
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以爲官開銀場則利歸于
上而盜無所容及開銀場民困而盜益衆處州賊
葉宗留福建賊鄧茂七橫行閩浙殺官吏衆皆至
數萬而上用王振言修大興隆寺糜帑數十萬寺
成上親幸焉

○七月厖剌乜先大舉入寇吳浩宋瑛朱冕戰死監
軍太監郭敬伏草中免諸邊將皆逃匿邊報日數十
至

初厖剌脫歡襲殺阿魯台得其玉璽獻之宣宗却

之曰傳世久近不在玉璽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脫歡尋立元裔脫脫不花而奉之及擊殺阿爾台盡得韃靼之衆益強大每入貢動至數千人王振以藻飾太平爲名所請無不予買弓矢而歸不可勝計楊士奇劉球羅亨信鄺埜等皆言其必爲患不省振貪邊功遣將蟄兀良哈三衛三衛積怨遂導瓦剌入寇三衛者朶顔福餘泰寧成祖時所封以大寧地者也時脫歡已死其子也先自稱太師淮王西北諸部皆服屬至是貢馬振始減其賜使者恚而去遂借以爲兵端焉璞西寧侯晟子也晟事

太祖成祖屢平西番鎮涼州二十餘年威信著於
絶域或言晟自專成祖曰任人不專安能成功郎
敕晟以便宜從事其見信重如此
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力言六師
不宜輕出王直率百官苦諫俱不聽遂發京師振及
英國公張輔等從倉卒詭道軍中常夜驚出居庸關
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爭請留振益怒彭德清
曰象緯示警恐危乘輿振曰倘有此亦天命曹鼐曰
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不聽
大將成國公朱勇等白事於振皆膝行戶部尚書

王佐等忤振意令跪草中以罰之人莫敢誰何者

○八月上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鄺埜屢請疾驅入關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

時埜墜馬幾殆或勸以疾留埜曰至尊在危敢託疾自便乎至是與王佐對泣帳中而已

及發宣府也先襲後吳克忠及弟克勤力戰死後軍潰朱勇薛綬帥四萬兵往援敗沒

克忠克勤及綬皆蒙古人來附者子也綬弦斷矢盡猶持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旣而知其爲綬也

曰此吾同類宜其勇若此也哭之而去勇能之子
也
次日至土木衆欲入懐來城振輜重未至留待上本
虜分道夜入圍御營遣使請和上許之虜佯退振遽
令移營行列亂虜大呼四面蹂躪上與親軍突圍不
得出下馬據地坐虜擁之去中官喜寧從
上自大同班師路距紫荊關才四十里振欲邀上
至蔚州幸其第漸而東行既而又恐蹂其鄉稼改
道由宣府以故虜刺兵及之上容貌甚碩顧盼有
威既降虜南面坐不語一虜來脫衣上不肯欲兵

之有一虜熟視曰非常人也遂馳告也先擁之去
振等爲亂軍死張輔鄺埜王佐曹鼐張益等五十餘
人皆死官軍死傷數十萬也先擁帝北行
輔字文弼玉子也以武臣官至太師與三楊同輔
政二十餘年威望甚重至是年七十五在軍中不
使預軍政輔亦默默不敢言以至於死追封定興
王謚忠烈曹鼐字萬鍾山西寧晉人埜字孟質湖南
寧章人也埜成祖時爲御史屢全活無辜佐以學
行聞益亦博學時入內閣三月矣一時死者又有
刑部侍郎丁鉉工部侍郎王永和右副都御史鄧

祭黃裳申祐主事俞鑑等皆知名士永和祐皆以孝稱上之發京師行人羅如墉與妻子訣屬翰林劉儼銘其墓而去至是亦死後謚埜忠肅佐忠簡羾文忠益文僖或言上既北行護衛將樊忠捶振殺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死之云

時京師汹汹皇太后命皇弟郕王祁鈺監國立皇子見濬爲皇太子羣臣聚哭於朝議戰守徐珵請南遷于謙曰欲遷者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陳循胡濙力賛之徵兵入衛分遣大臣安撫軍民○以于謙爲兵部尚書謙請募義勇繕兵甲軍旅之事

以身當之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皆宜
倚任王嘉納焉
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人心震恐上下無固志
謙從容經畫人心始安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
以社稷安危爲己任誓不與賊俱生也先勢方張
甚而鄧茂七葉宗留及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
西南猺獠所在鋒起征調倥傯機不容息謙目視
指屈口具章奏條吏受成相顧駭服片紙行萬里
外無不惕息者輗時爲右副都御史廉直有風采
然不能容物按察浙江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

居常蔬食約僚屬三日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皆不能堪故舊至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後拜刑部尚書乞歸英宗曰昔嘗聞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歷一簏乃卿耶當是時天下語廉吏者必曰軒耿耿者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也洪時鎮宣府敢力戰虜憚之曰楊王謙又薦右都御史陳鎰撫畿内鎰三鎮陝西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至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皆莫及也是歲御史丁瑄破鄧茂七斬之葉宗留爲其黨所殺明年黃蕭養亦敗死總督侍

郎侯琎都督方政破湖廣貴州叛苗以次悉平時
建寧知府張瑛泉州知府熊尚初浙江僉事陶成
慶遠同知葉禎永豐知縣鄧顒廣東僉事王清等
皆以拒賊不屈死而廣東巡撫楊信民汀州推官
王得仁以疾卒于軍中朝廷皆建祠祀之信民嘗
爲廣東左參議及蕭養作亂嶺南人乞信民爲巡
撫廣州被圍久禁民出入不得樵采鄉民避賊至
者亦不納從賊者益衆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刻
木契給民使得出入賊見木契曰此楊公所給也
不敢傷信民單車詣賊壘前隔濠招之使降賊黨

望見謹曰果楊公也爭羅拜有泣下者未幾信民暴卒城中皆縞素賊亦泣曰吾屬無歸路矣得仁破茂七黨陳政景等諸將欲窮捜得仁下令招撫悉焚所得通賊者名籍賴濟者無數及疾篤不肯歸曰吾一動賊必長驅竟卒於帳中

○郕王攝朝諸臣請族誅王振馬順叱羣臣退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爭毆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掖王止允其請衆乃定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十他珍玩不可勝計

議排衆直前袍袖盡裂事既定徐步出掖門王直
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為
爲時山西巡撫朱鑑山東布政使裴綸并請罷監
軍及鎮守中官不報鑑又言江南寇發皆以誅王
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乞杜權幸
之門軍國重事專屬任大臣王嘉納之
○商輅彭時入內閣
二人皆翰林修撰也時登科甫踰年與聞大政古
未有也未幾丁繼母憂力請去不許明年兵事稍
息遂歸終制自永樂以後公卿近臣率皆起復無

能免者時以此忤上旨服除遂不復名入閣矣

○九月廷臣請太后立長君王籌讓再三會岳謙還自虜剌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王始受命即位是爲代宗皇帝

續史略翼箋卷之六

續史略翼箋卷之七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代宗景皇帝諱祁鈺宣宗次子初封郕王英宗北行太后命監國至是以太后及帝命即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賢妃爲皇太后賢妃吳氏帝生母也○也先擁上皇長驅至京師邀大臣迎駕索金帛萬萬廷臣欲議和于謙力持不可統諸將擊却之也先初輕中國既戰不利又聞勤王兵至遂擁上皇

去所過大掠
初也先擁上皇至宣府傳上命趣開門城上人對
曰所守者主上城池不敢開也過大同又以上皇
命謂總兵郭登曰何拒朕若是登曰臣奉命守城
不知其他登始鎮大同士卒可戰者纔數百馬百
餘匹登吊死問傷親爲裹瘡傅藥曰吾誓與此城
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自土木敗後邊將皆益
畏縮登首以八百人破虜數千騎軍氣爲之一振
登國初功臣武定侯英之孫也上皇之至大同也
知府霍瑄理餉侍郎沈固出謁叩馬號泣虜露刃

叱之不爲動及上皇復位皆見擢任是役也右副都御史孫祥守紫荊關通政使謝澤守白羊口皆以力戰死之土木之敗邊境洶洶及召宣府總兵入援人心益懼欲棄宣府僉都御史羅亨信仗劒當門曰敢有出城者斬衆始定遂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不敢攻而去時議者多欲堅壁避賊鋒謙不可曰是使賊愈張也出營德勝門泣諭三軍勉以忠義人人感奮石亨范廣楊洪等皆力戰殺虜甚衆追奔百餘里而還先是京師軍制有五軍神機三千號曰三巨營昇平久號令不行謙選馬

步驍悍者分爲十營團操號曰團營規畫合宜軍
容一新然皆命內臣提督官寺之權益重矣

庚午

○景泰元年大同參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于謙曰我
與也先不共戴天理不可和貴居邊疆重任惟恇惕如
此法當誅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謙言向遣使往不見上皇而也先隨入寇和不足
恃亦明矣上然之

○秋八月上皇至自瓦剌入居南宮先是也先屢侵
大同宣府朱謙郭登以羸師挫之由是氣沮挾上皇
要索皆喜寧所唆也于謙密令邊將擒寧戮之又用

諜間也先始有意歸上皇頻遣使請和
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與其主脫脫不花及知院
阿剌外相合而內實相忌脫脫不花遣使入貢上
用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上皇始入虜營
也先意頗不測會雷震死其所乘馬而上皇所居
氊帳每夜有赤光爽爽若龍蟠也先大驚自是稽
首行君臣禮漸有奉還意矣
王直等議遣使奉迎上不悅曰吾非貪位卿等強樹
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
復有他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耳上意始

繹先後遣李實楊善等報之
直率羣臣屢請奉迎不許最後疏有曰衆志難犯
違天不祥彼將執爲兵端京師亦不得高枕矣上
曰賊詐難信彼若以送駕爲名來犯京師奈何御
史畢鑾等復上疏言虓令彼以詐來我以誠往萬
一不測則我之兵力固在矣檢討邢讓言且今宜
假大義以問我其何辭以應之及遣善胡濙言上
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先是金齒衛知事袁
敏自土木逃歸上書曰上皇今陷沙漠服有褻綿
乎食有珍羞乎居有宮室乎主辱臣死臣不惜

首剃心乞齋服御物問安塞外以盡臣子之誠亦
報寢
善至尾刺語皆切直乜先稱善善因言太師再攻我
屬戮數十萬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今還上皇和好
如故中國金幣日至不亦美乎乜先曰敕書何無奉
迎語善曰此欲成太師令名若載敕書是迫於朝命
非太師誠心也乜先大喜遂設宴餞上皇遣其知院
率兵衛送自與衆伏地羅拜慟哭去
善以右都御史往自出家財悉市虜所需者以遺
也先及其用事者其館伴與飲帳中曰土木之役

六師何怯也善曰彼時精兵悉南征今皆歸可二十萬又募兵可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器藥弩百步外洞人馬腹立死緣邊要害隱鐵鑱三尺馬蹄踐輒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虜色動善曰惜哉今皆置無用矣問何故曰和議成安用此爲也先聞之頗心動善既奉上皇還舉朝皆奇其功而上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而已時工部侍郎趙榮與善同使亦有功初也先犯京師邀大臣出迎上皇獨榮與給事中王復慨然請行榮時爲流外官大學士高穀拊其背曰忠義人也遂擢爲少卿

而遣之
上皇抵居庸關上始令具奉迎儀從傳旨以一輿二
馬迎之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上曰昨得上皇書言
迎駕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千户龔遂榮抵書高穀
曰奉迎宜厚引唐肅宗故事穀示王直等直與胡濙
言今可倣唐肅迎復禮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不從
上皇自東安門入上迎居南宮百官隨入朝謁大赦
天下
遂榮書言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直曰此禮失
而求諸野也穀欲以聞都御史王文不可給事中

葉盛林聰上疏言之聰因劾直等皆股肱大臣而有聞不告但偶語竊議直等始以書進遂縶下詔獄久之得釋上懲王振壅蔽方開言路人多激昂論事者而聰與盛爲之倡首中官金英家人犯法不罪聰劾都御史陳鎰王文畏勢縱奸又劾中官單增下詔獄增上所寵也後聰坐微事下吏文必欲致之死濙稱疾不朝上使中官問疾對曰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聰遂得釋盛字與中蘇州崑山人也成化中至禮部侍郎清修積學居官不爲身計有古大臣風謚文莊○乜先既歸上

皇遣使入貢王直等屢請報使不許于謙言上皇雖還國耻未雪請大發兵身往討之亦不許明年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而自立又三年爲阿剌所殺而韃靼孛來復殺阿剌立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號小王子韃靼勢復熾○傅建曰景帝不欲奉迎英廟固不是也然而英廟之歸實由於此使當時急于奉迎則彼必挾留爲質以怵中國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唯無意於迎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蓋無意於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此意也

景帝不知之也一時廷臣亦不知之也故英宗之復歸者天也雖然亦會國家氣運之盛而胡虜之無大志耳使遇五胡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豈如此但已乎

○禮部尚書胡濙請百官賀上皇生日明年正朝又請朝上皇皆不許

正朝賀畢廷臣循故事相賀朝房楊善曰上皇不受賀我曹何相賀也善才辯過人而喜交結權貴始附王振後又與石亨曹吉祥相結論者以是[illegible]之○是歲我 世宗覺陽羙在憲冊 世子爲王

是爲我 文宗

壬申 ○三年廢皇太子見濬爲沂王立子見濟爲皇太子初上欲易儲難發與太監王誠等謀賜陳循等百金以緘口猶未發會廣西土官黃玹上疏請易建東宮下廷臣議相顧莫敢言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署奏報可皇后汪氏獨不可至是以太子杭妃生遂讓之乃廢后立杭氏爲皇后明年太子卒

玹以私怨殺弟滅其家事覺且誅遂使人走京師上書時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于直有

難色陳循濡筆強之乃署諸大臣皆賜金幣兼東
宮官直頓足歎曰此何等事乃爲一蠻酋所壞耶
唯給事中李侃泣言東宮無失德御史朱英給事
中林聰亦言不可聞者壯之山西巡撫朱鑑貽書
陳循力言易儲之非且曰陛下於太上皇當避位
以全大義循大駭侃字希正北直東安人也侃好
學安貧與長清李綱俱以清剛見重綱以太僕少
卿巡畿輔視馬政路遇盜問隸人曰是太僕李公
耶是何從得金不啓篋而去上既易儲赦黃玹罪
擢都督同知及太子卒玹自殺

癸酉

○上皇賜中官沈浪金袋與刀浪以與內使王瑤錦衣指揮盧忠竊之上變言浪結瑤圖復位上震怒命治 原註 忠筮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罪佯狂 商輅及王誠曰忠病風不宜聽妄言傷大倫上意少解乃並忠下獄謫廣西殺瑤錮浪於獄

天順初忠亦伏誅○是歲我 文宗薨賜諡恭順

冊 世子爲王是爲我 端宗

○四年始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

先是命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邊得復給冠帶監生郭佑言贓汙之吏罷退爲民

納粟納草冠帶還鄉前以貪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乎不從至是開封教授黃鑾言納粟拜官秦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也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寄以民社是猶驅狼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嘬噬得乎胡濙亦言其不可尋罷之然後有兵荒工作率援例行之而軍民子弟皆得入監監生日益輕矣戶部又請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誥勅都給事中劉煒言朝廷誥勅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乃止御史左鼎言國家承平數十年一選

軍興抑配橫徵鬻官市爵率行衰世苟且之政此司邦計者過也臣請抑末技禁遊惰斥異端使歸南畝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以及不急之工無益之費悉行停罷專以務農重粟為本而躬行節儉以先之然後可阜民而裕國也時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度僧道五萬餘人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尅期臨幸禮部郎中章綸鹽運判官楊浩切諫乃止先是知縣單宇上疏言前代人君尊奉佛氏卒致禍亂今男女出家屢百千萬營搆寺宇徧滿京邑請撤木石以建軍營銷銅鐵以鑄兵仗罷遣僧

尼歸之民俗不能用
○五年御史鍾同請復立沂王爲太子上不悅侍郎章綸請上率羣臣朝南宮又言宜復中宮及舊儲上震怒下同綸獄六年少卿廖莊復言沂王事乃廷杖降謫同杖殺綸長繫英宗復辟釋綸莊復官
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綸字大經福建樂清人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也同疏又言邊氣甫息侈心遽生失天下望綸言內官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事權後宮不可盛聲色又曰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是上皇之

臣也伏讀奉迎還宮之詔曰禮有加而無替義以
弁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疏入與同俱下詔獄
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宮狀榜掠瀕死無一語居歲
餘御史倪敬疏救同綸又言陛下以齋僧屢出帑
金易米不知櫛風沐雨之邊卒趨事急公之貧民
又何以濟之近聞造龍舟作燕室營繕日增嬉遊
不少非所以養聖躬也上不悅未幾坐他事黜爲
典史英宗復位贈同大理丞綸擢禮部侍郎莊亦
至侍郎綸性亢直又與石亨等不合左遷後謚恭
毅莊謚恭敏同等之下獄也進士楊集上書于謙

曰奸人黃玹獻議易儲不過爲逃死計耳公等遽成之公國家柱石獨不思所以善後乎今同等又下獄矣脫諸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如淸議何讞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忌諱要爲有膽乃擢知六安州禮部郎中孟玘亦疏言復儲事帝亦不罪也未幾給事中徐正請遷沂王以絶人望上大怒立叱出之謫戍鐵嶺衛初同將上疏棄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何爲者馬猶盤辟再四而行及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是歲我

端宗傳位于叔父是爲我 世祖

丙子 ○七年以木工蒯祥石工陸祥爲工部侍郎時稱匠官

丁丑 ○八年春正月上不豫廷臣請立太子將南郊上輿疾宿齋宮名石亨令攝祀事亨見上疾甚退與徐有貞等謀曰立太子不如復上皇此不世功也有貞即徐珵也以倡議南遷爲上所薄大臣屢薦不用遂改名時爲右副都御史夜帥兵趨南宮俯伏請登位兵士惶遽不能舉輿有貞助挽以行至東華門拒不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陞坐時百官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咸失

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曰太上皇帝復位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廢帝仍爲郕王遷西内尋薨謚曰戾至憲宗時追復帝號

景帝崩壽三十以親王禮葬西山後宮俱殉葬時杭后已崩上欲以汪后殉李賢曰妃已廢矣且兩女幼尤可憫也乃止景帝始即位勵精任賢優容直言晚頗不克終然蠲租䘏囯惠政相續鳳陽淮徐饑巡撫王竑輒開倉賑之又決發徐州廣運倉

典守中官不可茲曰民朝夕且爲盜脫有變吾先斬若然後自請死耳中官不得已從之茲乃自劾專擅罪帝得奏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擢左副都御史復賚帑金馳賜之令便宜從事凡全活二百一十餘萬口茲尋又上言冬春之交雪深數尺人畜僵死萬餘弱者鬻妻子強者肆刼欲民困若此陛下端居九重大臣安處廊廟何由知之願陛下正倫理篤恩義戒逸樂絶異端廣仁愛釋猜疑節財用戒聚斂以息災變帝亦優納之

王世貞曰 太祖之後而功者孰不知成祖守德者孰

下知孝宗乎蓋猶有景帝焉已庚之際微帝吾其
被髮左衽矣其德何如曰在知人在安民○時羣
臣謀請復沂王爲太子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
東宮焉知上意誰屬或曰沂王旣退不可再也〔[illegible]〕明
史以此爲蕭鎡言然又載易儲之初諸學生無一言獨鎡引齊桓葵丘之會無易樹子以爭之豈肯至此而反爲異論且復辟之後王文見戮而鎡得免死憲宗卽位之後又蒙復官賜祭可知其無首倡異議之罪也今但稱或曰以存疑
遂但以早擇元良爲辭胡濙王
直復議復沂王屬商輅草疏未上而上皇已復位
禮部侍郎姚夔出其草以示人曰是疏不及進天
也【謹按】睿皇帝之南面而臨天下十四年矣景皇

帝之南面而臨天下亦七年矣為臣子者北面而事之義不敢有一毫間有間焉則皆亂臣也景泰八年之事天下之大變也為臣子者為景帝死之可乎曰不可景帝君也英宗亦君也為君死可拒君而死不可英宗立而為臣子者死之是拒君而死也然則蛇蛇然事之乎曰不可英宗君也景帝亦君也事舊君可坐視其君之廢而蛇蛇然立朝則不可然則奈何曰人臣之事君盡其道而已矣苟盡其道則死之可也事之亦可也夫景皇帝之於英宗固有所獲罪焉然其立也非篡也其有功

於宗社亦不可誣也一朝以天下之君而降之於諸侯之列奠之而不備其禮待之而不以其恩是奚但臣子之所痛心是亦英宗之大過也爲人臣者既不能啓廸其君納之於無過一朝廢黜恬然若無與於己者雖不曰不忠吾不信也是故爲當時臣子者正色危言請復景皇之號待之以天子之禮奠之以天子之儀言之不得而廷爭之爭之不得而叩頭流血慟哭以從之如是而獲從焉則雖蛇蛇然彈冠秉笏於朝可也如是而不獲從焉則致其事而去之可也不幸而死之亦可以無愧

於其心焉爾故曰苟盡其道則死之可也事之亦可也嗚呼建文之變殉義者以百數而景泰天順之間不聞有一人言及於舊君者豈所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者歟

續史略翼箋卷之七

續史略翼箋卷之八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 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英宗皇帝 天順元年受朝畢即執于謙王文王誠舒良等下獄讞以謙逆處極刑文力辨謙笑曰辨何益奏上上猶豫曰謙實有功徐有貞曰不殺此舉爲無名乃磔市 按明史于謙以薛瑄言得免磔市

初石亨等既定議徐有貞恐其中變乃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至是遂以謀

迎外藩爲罪竄之文曰名親王必用金牌信符遣
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按問果無迹遂以
謀未成爲案文致其詞人皆知其誣也文性彊悍
面目嚴冷爲都御史屬官畏之若神然中實柔媚
上之自北還也廷臣議奉迎禮文厲聲曰公等謂
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土地金帛而遽送駕來耶
及易儲議起又率先承命以故受禍最酷誠良皆
中官也上之北狩也諸宗室惟襄王瞻墡最長且
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名而
王上書太后請立太子令郕王監國之書至景帝

立數日矣王又嘗上書景帝請率羣臣朔望朝上
皇至是上聞有貞等誣頗疑王乃于宮中得所上
二書乃大悅賜書名王比之金縢王將還親送至
午門外王伏地不起帝曰叔父欲何言王曰萬方
望治如飢渴願省刑薄斂帝拱手曰敬受教○錄
奪門功封石亨張軏楊善等公侯伯有差中官曹
吉祥養子欽亦封伯軏英國公輔弟也吉祥王振
門下也
戊 陳循江淵於鐵嶺斥蕭鎡商輅爲民
景泰中閣臣凡八人彭時居位不久而去王一寧

已卒王文與循等皆得罪唯高穀得免亦謝病上曰穀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給驛歸穀既去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初循文子應舉被黜相與構考官劉儼黃諫穀力救曰貴胄與寒士競進已不可況因此搆考官乎景帝乃赦儼等亦令循文子赴會試而心薄之方循之用事也其座主南京吏部尚書魏驥請老去循請間曰公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折之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遂致仕驥端厚謹慎言行動中禮

法王振凌轢公卿獨嚴重驥呼為先生旣退布衣
糲食不問生産唯倡修湖隄以為民興利禦患時
戴笠行田間嘗遇錢塘主簿隷訶之徐答曰蕭山
魏驥也主簿倉皇謝過而去卒時年九十八遺令
以賜葬金賑饑民憲宗歎曰死猶恐勞民可謂純
臣矣驥字仲房謚文靖蕭山民至今祀之時王直
胡濙皆以年老乞休去直在翰林二十餘年與南
京禮部尚書王英齊名人稱二王英以直諒好規
人過不為當路所喜而直亦與楊士奇不相得以
故不入閣及歸家居諸子孫迭舉觴上壽直歎曰

曩者西楊抑我今不得其事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濙曾爲樂哉年八十四卒謚文端濙建文時言官也至天順末始卒謚忠安

謙自也先之變誓不苟生常留直廬不還私第景帝聞其服用過簡詔尚方製賜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鑰甚固啓視皆賜物也死之日陰霾四翳天下寃之

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也謙以國事爲已任知無不言不避嫌怨言者以濙文彈劾屢矣而景帝知謙濙破衆議而用之謙嘗病疾親幸萬歲山伐竹

取瀝以賜之謙素剛遇事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大臣勳貴異懊者意頗輕之石亨謙所薦也爲大將畏謙不得逞徐有貞以南遷之議爲謙所斥與曹吉祥等皆恨謙謙始終不主和議上雖以是得還而心不能無不慊遂及于難謙旣死上頗悔之亨黨陳汝言代謙爲兵部尚書未一年敗贓累鉅萬上謂大臣曰于謙被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因遽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不能對○屯先之入寇也郭登守大同功最高范廣亦力戰有功至是廣以忤石

亨張軏坐罪死登亦下獄削爵李實奉使見上於虜中請引咎罪己亦以他罪斥爲民上之北征也給事中曺凱諫甚力引懷愍徽欽事爲言及聞敗報痛哭竟日聲徹禁庭後又多所建白亦以嘗劾石亨故坐謫官○[中鑑]曰徐珵倡議南遷使用其言則燕京必如宋之汴都而英宗爲靖康之徽欽矣非于謙徵兵死守則根本一搖大事已去又安望他日之復辟乎是宗澤李綱之不能行之于宋者謙獨能行之于明而奪門之後珵犄殊榮謙遣慘禍刑賞之倒置甚矣[王世貞]曰北地李夢陽有

言當虜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
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
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颺言曰社稷
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與否
歟謙以介胄分不當言和而言戰守當太上之迎
復謙不爲稪小稪者王文楊後耳小人貪功伏機
猋發元勲甫就膺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逡悲
哉 欽定同曰 世僉謂倜儻非常跆宕不羈者始可
濟緩急乃于公潔廉方正一錢不私敝廬數椽旁
無姬妾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

年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蓋未有修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于徇世而能以身徇國者也

謹按 傳曰國君而仇匹夫懼者衆矣况天子乎英宗復辟而郭登李賓皆以宿憾獲大戾難乎其言人君之度矣况賓之請引咎也登之守城而不敢出也皆所以爲英宗謀也何憾之有君子是以知于謙之死非但出於有貞輩意也君子又是以知英宗之不能久撫天下也

○以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入內閣

上之還京彬以太常少卿至宣府奉迎遂受知於

上及石亨舉事議於彬彬薦有貞至是同入閣彬未幾爲亨所擠貶去

○復立沂王見濬爲皇太子○徐有貞爲石亨曹吉祥所引用既得志知上厭二人乃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毀有貞於上至是御史欲糾亨罪亨與吉祥泣訴於上謂內閣主之下有貞李賢獄有貞竄金齒爲民賢貶福建參政王翺奏賢可大用復以吏部尚書入內閣亨權日益重賢濬自匿非宣名不入上益親之有貞至亨敗赦還

上始登奉天門未及受羣臣賀先命有貞入閣尋

加兵部尚書封武功伯權傾一時中外咸側目而
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上亦傾心委任之會御
史楊瑄劾亨吉祥怙寵專權上謂有貞及賢曰眞
御史也命吏部識瑄名有貞賢皆對如瑄言因以
上意諷御史令劾二人薛瑄獨曰易戒不密春秋
譏漏言禍從此始矣上與有貞屏人密語吉祥令
小豎竊聽得之言于上上驚曰安所受此語吉祥
曰受之有貞且外間無不聞上自是疎有貞居無
何彗星見御史張鵬盛顒周斌等十六人將劾亨
吉祥未上而事泄亨等泣訴上及疏入上怒名諸

御史擲疏令讀之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
濫職詰之曰彼帥將士迎駕朝廷論功何云冒濫
斌曰迎駕止數百人今超遷者數千人非冒濫而
何上默然竟并下瑄鵬等及都御史耿九疇羅綺
于獄因逮有貞賢是日大風雷雨雹壞奉天門鴟
吻而曹石二家雹尤甚大木盡拔上乃悟盡出在
囚者降官有差尋又以匿名書逮有貞適承天門
災大赦乃得為民有貞自謂曉天文既建南遷議
不合又以星象凌奪門之榮及放還謂將星在吳
猶自負常以鐵鞭自隨後聞韓雍征兩廣有功乃

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初上既悟于讒無
逆立襄世子事以問石亨亨曰臣亦不知聞諸有
貞耳有貞遂得罪終身不復用瑄顒試後皆以吏
治有聲顒知束鹿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
總兵者不可犯也及至不用刑罰而大治鄰縣訟
積年不決者皆就之顒以片言折之皆心服而去
四境之民聞風爭趨郊外有荒落地聚而成市號
曰清官店九疇既貶上思之曰老成清介無如九
疇名爲南京刑部尚書卒諡清惠九疇字禹範河
南盧氏人也翺在銓部論薦不使人知曰吏部豈

快恩怨地耶上方親李賢顧問無虛日賢務持大
體有所薦必先與吏文兵二部論定之上訪文臣則
請問翺武臣則請問馬昂以故翺益得行其志賢
所薦多知名士而年富李秉程信姚夔李紹尤著
富字大有南直懷遠人也景泰中爲右副都御史
劾石亨及從子彪不法威名重天下至是爲彪所
劾下獄賢力稱其能上曰此必彪爲富所抑不得
逞其私耳乃得免後又以賢薦爲户部尚書左右
皆沮之上曰人多不喜富此富所以爲賢也富廉
正強直始終不渝嫉惡貪墨吏所至多聞風逃去

人號富曰閻王然人有千請者必務反之吏黠者反其意以嘗之則或為所賣云秉彝皆剛正相繼掌吏部秉爲不悅者所劾天下舉子方會集部下咸奮曰李公天下正人爲奸邪所誣若罪李公願罷我輩試謚忠肅富謚恭定秉謚襄敏紹亦剛正有罷局土木之敗朝士多遣家南徙紹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官至禮部侍郎

謹按 徐有貞雖傾危之士其於英宗則亦不世之元勳也一時遭讒雖不免於竄逐而既悟其冤亦固當復念其功顧竄石皆誅而有貞亦不復見用者何也夫

有貞之所以事君圖功者皆術數也夫術數者可以倫一時之寵而終亦不免於人主之疑方其寵也固有所不悟及其身已去其寵已衰旋思前日之所爲其可疑者亦已多矣此有貞所以終身而不復用也嗟呼景帝之世于謙用事而有貞爲三品官亦不爲不用矣使其知命安分循常而行則以彼其才安知其不能公卿也不世之功纔成而不測之禍踵至嗟呼小人所以自謀者非適以自禍歟傳有之曰在他人則欲其應我在我則欲其詈人也夫有貞一挾憾於不驟用逞其志於君父

以及其股肱之臣以是欲求容於新君亦難矣嗚
呼小人所以自謀者其眞所以自禍而已矣○上
復位甫數月欲遣使西洋市寶貨忠義衛吏張昭
上疏曰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絶食衣不蔽
體被薦巢席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可
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畜之費急遣使賑䘏奏
下公卿博議遂罷遣使史臣曰太祖開基廣闢言
路草野微賤奏章咸得上聞沿及宣英流風未替
雖昇平日久堂陛深嚴而逢掖布衣刀筆掾史抱
關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陳封事夕達帝閽宜乎

忼慨發憤之徒扼腕而談世務也
○禮部侍郎薛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
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也學者稱敬軒先生瑄初
以忤王振爲王文所劾幾死其後文以閣臣出巡
蘇州接饑民焚掠富家者二百餘人皆坐以叛瑄
力辨之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卒多全活者金英
奉使南京公卿皆餞于江上瑄爲南京大理卿獨
不往英歸言于朝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及文與
于謙將死瑄謂同列曰人各有子孫可不懼哉遂

力救同列皆無言屢減一等而已一日召對上衣
冠未整瑄凝然立殿下上亟改衣冠而後入至是
遂去瑄爲學一本程朱嘗曰自考亭已還斯道大
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後從祀文廟頒其所著
讀書錄於國學自明興已來以文學登用者相望
然篤學實踐粹然無疵者唯瑄爲稱首而其在布
衣者則澠池曹端最著端字正夫世稱月川先生
五歲見河圖洛書卽畫地以質之及長得太極圖
通書西銘篤志硏究坐下着足處兩甎皆穿父好
釋氏端作夜行燭一書進之父欣然悟遭喪五味

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皆屏不用永樂末爲霍州學正霍人遺金釵於道有樵夫過者拾而還之曰吾不欲媿曹郡博也及卒霍人爲之罷市巷哭諸生爲心喪三年瑄門人知名者閻禹錫段堅堅爲州縣以儒術爲治所在化大行堅門人周蕙蕙門人周敬之夏尚樸皆爲醇儒蕙臨洮衛卒也陝西總兵吳瑾聘爲子師不赴曰吾軍士也名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名哉尚樸又師婁諒嘗言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慾識者稱爲格言

〇呂原岳正入内閣正負氣敢言會曹吉祥得匿名
書上榜購正與原入見曰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
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二是之時吉祥亨恣甚正請
上裁抑上曰可以朕意告　人正因勸二人辭兵柄
二人請上前泣請上内愧慰諭而責正漏言對曰二
家必以謀逆滅故令早自爲計二人聞益怒會承天
門災命正草罪己詔歷數弊政無所避二人遂搆蜚
語激上怒貶欽州同知尋逮繫杖戍肅州憲宗初名
還
正博學能文章高自期許然氣屹屹不能下人辭

瑄之去也謂正曰英氣太露最害事正不能改嘗
事上前至唾濺御衣又欲以縱横之術間曺石而
不克遂爲所擠亨吉祥旣誅赦爲民上嘗念之曰
岳正好只是大膽正聞之自爲贊述上語因系之
曰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語蓋將之
死而靡憾其再名也又以與李賢不悅而去正之
得罪也上曰正大膽原素恭謹阿正何也原竟得
無罪後以母喪哀毁卒**謹按**天地之所以覆載萬
物人君之所以撫馭羣品皆唯曰至誠而已天地
之至誠不唯見于其生育而於肅殺也亦然人君

之至誠不唯以之待君子而於待小人也亦然無
罪也則誠信而任之有罪也則誠信而去之誠信
而去之者明告其罪之謂也苟其罪之未至乎可
去也則誠信而保全之俾不底于大戾此人君所
以上格天心下孚民情而能長有其尊榮也君之
所以待臣者如是則大臣之所以承佐君者抑又
可知已岳正之佐英宗也惡石亨曹吉祥權太重
請以計間之又言尚書有小人請又以小人爲侍
郎誒其兩相崎屹而去之皆不果成而敗正之得
罪也以剛直而一斥不復振天下皆惜之然居廟

堂之上而行狙詐之術贊承平之治而操縱横之
權又何恠其自蹈於機穽也嗚呼人君以眇然一
身寄于億兆之上其二三大臣又以至微之躬佐
之而億兆之民無不帖然而心服是豈威勢權力
之所可及也哉惟其誠而已矣苟人君與二三大
臣者已不能以誠相與是伏戈鋋于明敫設罟擭
于都俞也冠冕而立其朝者皆且嫌阻猜防之不
暇而況於四海之遠兆民之衆又能使之竭心竱
力以戴其上耶是亾國之術也且人君不可以非
正導也今日既用術以去小人矣他日一有疑於

君子又能保其不與小人用術耶小人之見疑也
恒少而君子之見疑也恒多君子之用術也恒踈
而小人之用術也恒巧此機一啓吾不忍君子之
日魚肉於小人也或曰子之言則正矣然居亂世
而遇小人者一以至誠得不愈危其身歟且子不
見王曾之去丁謂乎曰王曾之於丁謂默以自全
待時而動耳非有所設機用間也余觀夫季世之
人設巧以求全者多矣及其身之危也未嘗不由
其所設之巧也是以君子直道而行未嘗論其全
不全雖然直道固未嘗不全也

○復王振官立祠賜名旌忠
又刻香木爲振形以葬或告廣東參政羅綺有誹
謗語殺之又以延擊馬順謫王竑于江夏未幾得
竑諫景帝疏於宮中有正倫理篤恩義語乃赦竑
復用之
○釋建庶人文圭（原註 建文帝少子也）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
十七出見牛馬不能識
上憐文圭欲赦之以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
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上意乃決
○二年徵江西處士吳與弼爲左諭德三辭不許遂

稱疾篤送歸

與弼字子傅崇仁人也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遂棄舉子業躬耕且讀非其義一介不取正統景泰中屢徵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至是石亨欲引賢者為己重遂薦之與弼年已六十八矣比至京李賢推之上座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後作瑣綴錄言與弼自稱石將軍門下士人頗信之與弼名遂大損然與弼死後百餘年其鄉男女不相授受下户小民皆多端拱整衣者當世大儒胡居仁陳獻章婁

諒等皆出與弼門稱與弼爲康齋先生諒初見與弼與弼方治地名諒往視曰學者須親細務諒素豪邁由此折節雖埽除之事必身親之王守仁其門人也時漳州布衣陳眞晟亦篤志程朱之學是歲詣闕上書不見用歸欲見與弼南昌張元禎與語大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唯先生得其眞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劉宗周曰**先生之學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向上工夫也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余嘗許

一時諸公辭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溺於聲名唯先生醇乎醇云 **謹按** 古之學聖人者必始於灑掃應對其究也烹飪箴線之功錢穀獄訟之情皆無非所有事者是以入而事親理家出而從政御民無所往而不達也後世之言學者鄙一切世務爲不足問雖禮樂書數之文亦謂之粗且末其高者竆性命下者餙文辭而已文辭固陋矣其所謂竆性命者盡一生之氣力以爭於冥昧不可知之域甚者剔一字之不合相擊排如寇讎而一朝應事茫然不知其所用夫所謂學者固如是而已

則亦無恠乎流俗之以學相詬病也吳與弼以治地誨曩諒而謂學者必親細務其亦異乎後世之所謂學矣宜其門人弟子磊落相望以爲一代之儒宗也

庚辰

○四年石亨及從子彪伏誅亨弟姪家人冒功錦衣餙者五十餘部曲親故竄奪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所請上或不從卽艴然至是彪謀鎭大同下詔獄法司劾亨不軌下獄死彪棄市

亨善騎射能用大刀乜先之犯京亨戰功最多德勝門清風店之捷威震漠北旣策奪門功封忠國

公市權納賄勢焰熏灼久之上不能堪以語李賢曰四方奏事者皆先至此輩門奈何賢曰陛下獨斷則趨附者自息矣亨第舍壯麗踰制上登翔鳳樓望見之曰彼誰所居也恭順侯吳瑾謬對曰必王府也不然誰敢僭踰若此上領之彪又以破孛來功封侯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都人皆側目唯大同巡撫王宇嘗劾亨彪徵索狀包置法李裕以御史按陝西嘗劾彪所報首功亨以書抵裕裕焚之以實聞俱爲公議所稱亨既敗上嘗從容與賢語奪門事賢曰迎

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郕王若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安用擾攘爲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上大悟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其由亨冒功得官者悉黜之朝署爲之一清初亨薦逯杲得掌錦衣衛至是杲首發亨罪錦衣權益張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爭納貨賄無賄者率被逮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李賢雖極言之不能救也

○五年曹吉祥及養子欽反伏誅石亨敗吉祥不自平漸蓄異謀欽問千戶馮益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

者辛曰君家魏武其人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命按之降勅諭羣臣欽驚曰前降勅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决時孫鏜西征亨來上將臨朝遣將欽欲於是時擁兵入廢帝吉祥居中應之指揮馬亮走告吳瑾瑾告鏜鏜由門隙投疏上卽收吉祥勅諸門勿開欽知事泄率衆攻長安門鏜急召西征軍擊之欽奔歸家投井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吉祥欽並磔市

吉祥自正統時已屢出監軍景泰中又掌京營多選韃鞓降酋善騎射者隸帳下上又令總督三大軍營至是遂作亂殺逯杲及都御史寇深斫傷

賢於朝房恭順侯吳瑾力戰死之瑾克勤子也上嘗使鎮甘肅辭曰臣外夷人也若用臣守邊恐外夷輕中國上善其言乃止時孛來屢寇邊上憂形於色瑾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上黙然鎧既平吉祥亂遂罷西征以副都御史王竑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屢破虜兵孛來幾麻兒可兒死其衆立馬固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尋又爲孛來所殺毛里孩又殺孛來而其別部又入據河套西犯延綏無虛歲上始任王振繼用吉祥皆致禍亂其它宦官喜寧之屬亦多附賊名患者然終不能奪閹

寺權南雄知府劉實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俱爲中官所誣先後逮繫實祺皆死獄中實性耿介居官三十年未嘗以妻子自隨中官至南雄名實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怒且懼其訟於朝也先馳奏誣之遂及禍

癸未 ○七年下指揮同知袁彬獄尋釋之上在北彬周旋左右夜則同寢天寒以脅溫帝足彬嘗中寒帝身壓其背汗浹乃已情如骨肉及復位擢進同知時門達掌衛事彬恃舊恩不爲下達誣罪逮治調南京錦衣衛

土木之役從官皆散唯彬不離左右彬爲也先所惡幾死者屢矣至是逵方以謟事有寵布旗校于四方告訐日盛獄不能容因逵請武庫隙地以廣之及誣彬上欲法行許之曰任汝往治但以活李彬還我逵鍛鍊無所不至五毒更下漆工楊塤不勝忿擊登聞鼓訟彬寃且及逵不法狀詔並下逵治時逵勢傾朝野獨李賢屢陳逵罪上旨逵戒之逵根次骨及問塤主使塤謬曰此李學士教我也逵大喜即以奏命法司會鞫塤乃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之逵色沮不能言

賢乃得免方達與逯杲數興大獄唯刑部侍郎周瑄委曲開譬多所救正又戒諸郎無爲避禍計時稱爲長者後遷南京刑部尚書獄無滯囚遇暑疫悉解遣輕繫者曰名汝則至囚皆歡呼去無失期者上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遂倚杲達等爲耳目自紀綱以後錦衣之害少息至是復大熾列卿以下琅璫就逮者相望朝野人人不自保及憲宗立達始下獄戍邊【綱鑑】曰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也誠使權不下移而精察於是非邪正之際又何慮羣下之分朋植黨也英宗欲知外事而寄耳目

于錦衣若以臣工皆不足信則豈官校輩反可信乎

○八年春正月上崩在位十四年改元正統在虜一年在上皇位六年復位八年改元天順在位凡二十二年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三朝皆用殉上遺詔罷之太子立是爲憲宗皇帝

壽三十八五月葬裕陵上自奉儉約宮壼嚴於外廷百司奏章一覽卽記自復辟以後總攬萬機頗務明察人以爲憂患動忍之效焉史臣曰英宗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復辟而後猶追念

不已何其惑溺之深也至於上恭讓后謚釋建庶人之繫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英宗睿皇帝承累朝富庶之業恭己以臨天下徒以一王振之故幾不免其身以及社稷小人之可畏也如是哉夫睿皇帝非庸主也觀其委任李賢裁抑曹石識年富于衆謗奬軒輗于積跡亦不可謂無知人之明矣顧身受王振之禍而終不能悟其奸者何也嗚呼唐之亂也天下皆知盧杞之邪而唯德宗不悟宋之衰也天下皆知王安石之非而唯神宗不疑決豈人君之心獨有異於天下之

人哉居崇高之位者唯恐人之不我順耳有能順己者則其心必以爲賢而其任之也將唯恐其或失其心既已蔽矣雖其罪大如丘山尚安得而見之哉嗚呼此亡國覆家所以相續而不止也或曰英宗非不惜王振之罪也當時之人方皆以輕棄社稷咎英宗英宗之心盖以爲振之罪即我罪也其所以袒振者卽所以自解其罪也嗚呼善莫長于改過而惡莫深于遂非使英宗之心果出于是耶則又安得脫于也先之鋒哉是殆必不然矣○上不豫有間太子者上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

地曰此國本也顧陛下三思上立命名太子至賢
扶太子令謝太子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行

續史略翼箋卷之九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憲宗純皇帝諱見深始命中官傳旨授官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千數〔選〕此時傳奉官止於文思院副使一人其曰千數者通計上在位時言之也○尊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中官夏時欲稱尊貴妃李賢彭時不可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母當為太后有宣德故事時曰胡后讓位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厲聲

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神靈在上敢有二心若推大孝之心宜並尊兩宮賢亦極言之議遂定中官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耳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無一言聞之大媿

時呂原已卒賢時同在閣英宗方嚮用賢時與賢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少忤久亦心服曰彭公眞君子也賢爲門達所構時力直之曰賢去時不可獨留文素有才望及入閣專務請屬睚眦怨必報時論鄙之

○日黷無光 原註 李賢等上言宮人太多沒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從之

是夏大雨雹大風拔郊壇樹賢又言天感可畏當凛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賢嘗言內帑餘財不以䘏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祀聲色之用故前後請發帑賑貸者不可勝計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然賢為景帝所擢用而所著書詆景帝為荒淫給事中王徽王淵詆賢阿附權豎得罪賢不肯救及晚節起復又不救羅倫遂為清議所少賢字原德河南鄧人也成化二年卒謚文達時翰林編修張元禎上疏言三事一曰勤講學二曰公聽政三曰廣用賢又請日御文華殿

午前進講午後聽政天下章奏令諸臣商議面陳可否而陛下親臨決之暇則召五品以下官問以時事得失令下情畢達上不能用

○立皇后吳氏上居東宮萬貴妃已擅寵后既立摘其過杖之上怒廢后立王氏為皇后后處之澹如以是得安

上時年十六萬妃已三十五歲後二年生一子不育自是不復娠而後宮希得進御言者多請溥恩澤以廣繼嗣給事中李森魏元直斥貴妃專寵言尤切彭時姚夔亦以為言上曰此內事也朕自主

之及晚年後宮多詵館者然妃寵如故右副都御
史彭韶嘗言貴妃進奉加於嫡后褻寵其家幾與
先帝后家埒上不悅【讀斷】吳后之廢也詔書以爲
太監牛玉擅易非次夫冊后妃儷宸極是其重何
如也而一中消惟其所易天子與太后皆漫不加
省世果有是理乎如果然也則彼牛玉之罪又當
何如誅也而曾不過左降南京而止世又果有是
理乎夫詔書則如彼矣而後世之史無不書萬妃
受杖之事者文飾之巧果何益哉
○始置皀莊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

與民爭利不聽
先是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
莊至英宗時權貴宗室及中官請畿內地爲莊田
者漸多亦有進獻者至是始以曹吉祥沒官地爲
皇莊其後莊田遍郡縣管莊官校倚勢作威侵奪
民地民始不堪其苦矣李森等言外戚乳媼奏求
閒田陛下皆許之本朝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
有閒田彼谿壑難厭而畿內膏腴有限小民衣食
皆出於此一朝奪之何以爲生上善之而不能用
○是歲兩畿川廣荊襄盜賊大起道路不通明年

僉都御史韓雍破廣西猺賊于大藤峽又明年右都督李震破靖州桂陽苗獠撫寧伯朱永工部尚書白圭破荊襄賊擒其酋劉通石龍通有膂力能以隻手舉石獅重千斤人號爲劉千斤者也又明年襄城伯李謹兵部尚書程信破四川都掌蠻及九姓苗於是賊患始少息雍字永熙南直長洲人也負氣有雄略起書生躬冒矢石目不少瞬在兩廣九年威名大震賊憎曰韓公天神也性素疾惡嚴鎮守宦官號驕恣及雍至惕息不敢動竟爲其所許以去○謚襄毅雍自奉頗尊嚴三司長官皆

長跪白事無所假借獨器重廣州同知陶魯用其策輒有功魯成之子也後以軍功屢擢至湖廣布政使兼領廣東廣西人號三廣公在軍中四十五年大小數十戰殺賊二萬餘人招撫復業者十三萬七千有奇兩廣倚之如長城當天順成化間死事者有慶遠同知葉禎都督僉事何洪四川僉事劉雄福建僉事丁泉廣東副使毛吉海康知縣王騏夔州通判王禎等石康人鄭巖年十六以代母死而吉爲最烈時潮惠雷廉之間賊大起數百里無人煙諸將皆閉城自守而吉以文吏屢戰有功

及遇伏曰衆多死傷我獨生可乎手劍大呼力戰
而死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八日得屍面如
生吉出軍時以千金委驛丞余文爲犒軍費及吉
死文憫其家貧以所餘金授其僕使歸治喪是夜
僕婦忽坐中堂作吉語邀按察使謂曰吉受國恩
不幸死於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吉貧垢
地下矣頭亟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久而始甦聞
者皆大驚歸金于官後謚吉忠襄先是福建上杭
賊方熾巡按御史伍驥單騎馳入賊壘賊皆擐甲
露刃驥立馬從容諭禍福賊見其至誠感悟有泣

下者卽給以牛種使復故業凡千七百餘戶其負固不服者皆深入擊破之四境悉平時廣東按察副使林錦高州知府孔鏞皆以循吏招撫猺賊有功鏞始至高州單騎從二人抵賊巢告曰我新太守也賊擐甲出見鏞獨來氣太沮鏞徐下馬入坐庭中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吾今奉命爲汝父母信我則送我歸不信則殺我乃解衣酣寢再宿而返賊相顧駭服遂盡降後至右副都御史憂平蠻猺威振黔粵[illegible]君子不語怪然余錄毛吉之事有吉哉有吉哉或謂吉僕夫稔吉之廉不忍

累其身後而亦不敢却驛丞之托盖敎其婦爲是云留如是也則吉之餘化行于家人者如此其賢于神恠恍惚之徵也亦遠矣

乙酉

○成化元年詔雪于謙寃復子冕官致祭於墓 御史趙敔曰于謙等爲石亨輩誣陷故有是命

丁亥

○三年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莊杲上疏諫聽逸樂乞停上元張燈上杖謫之先是修撰羅倫上疏忤旨黜貶稱爲翰林四諫

時命詞臣撰燈夕鰲山詩詞懋等言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

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也宣宗皇帝翰林箴曰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爲聖德累則舜何必不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愼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乞將煙火停止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賑饑䘏困上以張燈爲祖宗故事遂罪之尋以給事中毛弘等䟽救皆改南京官弘在諫垣論列最多上頗厭之嘗曰昨日毛弘今日毛弘先是李賢遭父喪起

復倫上䟽極言遂得罪御史陳選楊琅相繼䟽救
皆不聽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
市恩歸怨朝廷吾不為是也賢嘗譏楊士竒曰文
彥博中救唐介後卒舉用文貞必黜攻已者何相
遠哉及是其言乃如此陳文亦嘗起復聞倫言內
媿陰助賢逐倫居無幾賢卒倫復官及文卒有以
詩嘲之者曰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報羅倫已復官
一時傳誦之倫䟽有曰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為
常典搢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
堂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柱

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倫雖以是得罪而起復者自是亦漸少矣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仲昭名潛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彔字孔暘應天之江浦人也倫對廷試策萬餘言悉斥時弊日將夕內豎促之倫曰正及公等稿既出名震都下復官未幾引疾去遂不復出著書金牛山中後謚文毅懋年四十一即致仕歸後嘗一起為南京國子祭酒不久亦去懋遁籍六十年居官僅三考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載誠心篤行表率一世稱楓

山先生仲昭泉皆難進易退為學者所推仰懋謚
文懿泉謚文節時以敢言得罪者又有涂棐王徽
張寧等棐為御史言祖宗朝政事必與大臣面議
先帝冲年踐祚柄國者慮其鼓遺假簡易之辭以
便宣布凡視朝奏事諭旨輒曰所司知之此一時
權宜非可以循為定制也况批答多參以中官內
閣或不與乎上初即位徽為給事中與同僚王淵
李旬等極言宦寺之害請勿令交結外廷兼劾大
臣李賢等罪將不測寧率六科論救徽等得左降
而寧亦不久貶矣寧在景泰中劾陳循王文私其

子天順初又裁抑石亨曺吉祥號爲諫官第一人竟以敢言去寧浙江海鹽人也○是歲雷震南京午門朝鮮貢海青白鵲諭令毋獻朝鮮將魚有沼康純帥師討建州虜大破之斬其首李滿住獻捷

于皇京

○四年慈懿皇太后錢氏崩周太后不欲合葬先帝陵上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祔廟禮也明日又問對如前與商輅劉定之合辭守之復上疏極言下羣臣議皆如時言上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及諸大臣上疏諫給事中毛弘倡言死爭

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乃許之周太后至孝宗時以
祖宗以來一帝一后別立廟（名奉慈殿）
英宗北狩錢后哀泣籲天倦則臥地損一股以哭
泣復損一目英宗欲封后族后輒遜謝以故后家
猶無侯伯英宗大漸遺命曰后千秋萬歲後與朕
同葬李賢退而書之𥁞及議別卜時及禮部尚書
姚夔争愈力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豈可阿母后
意遂祖宗成法乎上事周太后甚孝后意所欲惟
恐不懽至是委曲寛譬始得請定之亦閣臣也景
帝時定之爲侍講上言十事多切時務其一言人

主當日御殿見大臣言官親決機務若僅封章入奏中旨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又言儒臣進講諱避惡事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於顚仆者幾何及在閣上封西僧爲法王國師服食輿衛僭擬王者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定之請斥異端邪教勿使害政耗財蘷亦力諫時萬貴妃專寵儲嗣未兆景帝女及笄未下嫁定之亦因久旱并論及之未幾卒謚文安蘷謚文敏○是歲我 世祖薨賜謚惠莊策世子爲王是爲我 睿宗

五年萬安入内閣詹事李泰中官養子也齒少於
萬安兄事之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
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安無學術旣柄用
結諸閹爲内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内使致慇
懃自稱子姪行兩家婦日往來得備知宮中動靜益
自固

泰未幾暴卒【謹按】李泰以閹豎爲父而靦顔清班
萬安以學士爲職而結援宮掖其苟冒無恥皆不
足道也余獨惟天下之事孰有重於輔相之選者
而其進退先後之際一惟泰輩之所欲爲朝廷之

設閤部大臣果何爲哉嗚呼商彭諸公於是乎不得逭其責矣○是歲我　睿宗薨賜謚襄悼策王兄懿敬世子之子爲王是爲我　成宗

○七年彗星久見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及入見時數言上可之萬安遂呼萬歲時等不得已退中官戱之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一時傳笑謂萬歲閣老自是不復召見從尹直入閣欲請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令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時畿輔山東山西河南江浙皆屢告饑荆襄流賊大起韃靼乜里孩阿羅出毛加思蘭迭寇西北陲而上漸怠於政閹竪專用事近幸賜予無度内帑日侈先是四年姚夔已上疏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至是彗犯紫微長竟天時上疏極言時弊多不省時悒悒不得志屢乞休不許十一年卒謚文憲時孚純道江西安福人也

丙申 ○十二年黑眚見 原注 有物金睛脩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皆昏迷徧城擾 驚上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

先是六年風霾晝晦有赤黑氣給事中潘榮等言

丙丁

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費用無經後宮無
序恩澤不均爵濫施於賤工賞妄及於非分皆非
敬天之道至九年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
死者相枕詔免今年租至是上於禁中躬禱天地
以用度不節工役勞民忠言不聞仁政不施四事
自責會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結閹人私入大內事
發伏誅上心惡之銳欲知外事於是汪直進矣○
是歲追冊我 德宗爲懷簡王卽 懿敬世子也
○十三年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直本猺種爲人
便黠以伺察得幸直任錦衣百户韋瑛屢興大獄冤

死相屬人情大擾商輅率僚上疏極言上慍曰一內豎何遽危天下命太監詰責商輅正色曰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上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瑛邊衛中外大悅然仍令密出外刺事

時旗校羅列民間鬪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朝臣見詞者往往不請旨直捕之輅條直十一罪且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顧刑殺作威福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及上詰責輅

歷數直罪太學士劉詡亦慷慨泣下乃罷西廠
御史戴縉性險躁知上意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
請復開西廠初忠倡劾直尹旻原註吏部尚書强署名郞報
直直啣之搆忠下獄斥爲民
忠倜儻多大略嘗討固原賊滿俊身當矢石大小
三百餘戰卒禽之毀其石城又平荆襄羣盜李鬍
子等招撫流民百餘萬一時文臣知兵者以忠與
韓雍爲稱首初忠劾直使郞中姚璧持奏草詣旻
請首署旻曰奏出項尙書兵部宜爲首璧曰公六
卿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旻居銓或從

循私文選郎中黃孔昭常執不可旻欲用一故人爲巡撫孔昭不應其人詣孔昭屈膝孔昭益鄙之謂旻曰彼所少者大臣體耳旻退語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不能遷也孔昭嘗言國家用才猶農家積粟儲于平時乃可濟事近人多以閉門謝客爲高何由知天下才乎以故公退見客輒延訪人才書之于冊由是銓叙稱爲平允

又譖輅輅乞罷歸大臣以次陳免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輅字弘載浙之淳安人也舉鄉試會試皆第一終

明世所未有也輅爲人寛厚簡重而有執萬貴妃重輅名出父像屬爲賛遺金帛甚厚輅終不肯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謚文毅輅既去廠權益重都御史方賔尚書董芳薛遠等皆以失直旨斥罷而錦衣衛以東廠意執工部尚書張文質下獄居有間上始知而釋之然亦不問其擅執罪也明年直巡邊至遼東諸御史主事迎拜馬首巡撫副都御史陳鉞蒲伏郊迎左右皆有賄唯河南巡撫秦紘與之抗禮而密奏直

擾民上不省巡按王崇之御史強珍皆以劾鉞得罪唯給事中孫博嘗言旗校厮役之徒乃使之中傷大臣豈旗校之可信乃有過於股肱大臣耶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也直甚怒然竟得無事初紘巡撫山西被誣下吏籍其家得弊衣數事上嘆曰紘貧一至此耶釋之而賜鈔萬貫以旌之紘廉介絶俗妻孥常不飽菜羹嘗總督兩廣方治軍事又以被誣逮從容就逮儀衛騶從如常日既踰嶺始囚服就繫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尊不可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囚矣後總三邊數歲列鎮晏然

前後經略西陲者自余子俊以外皆莫及也紘字世纓山東單人也謚襄毅子俊沉毅有偉略亦以劾陳鉞忤直意後至兵部尚書謚肅敏時嘉興知府楊繼宗剛廉孤峭人莫敢犯直亦敬之曰天下不愛錢者唯繼宗一人耳後按察浙江數與中官忤毀於上前上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中官惶恐而退繼宗嘗言吾所最畏者贓穢最不畏者內臣也繼宗字承芳河南陽城人也謚貞肅○

谷應泰曰竹筩鉤距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況以萬乘之尊行攻訐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權

近寺掐致奸民顯行繫械之言行語競入宸聽瓜蔓枝連立成大獄薑桂皆䤋脂韋成習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西廠雖罷𢡟不復革至懐宗手平内亂而晚年東廠羅捕無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圖亂亾之漸也

謹按人君深居九重自韓闥尋丈而外邈然不可得聞見所恃以爲聰明者唯羣臣耳而强者植黨與弱者避怨謗黠者顧望愞者囁嚅言未必公公者亦未必能盡其欲有所托耳目以知外事亦固也然人臣之私爲耳目於人主者必非

端良正直忠厚之人其所任者既非端良正直忠厚之人則其所譽者亦必非君子其所毁者亦必非小人小人日譽君子日毁求天下之無危不可得也然則將察而後任之歟彼將爲大不忠必且先効其小忠彼將爲大不信必且先著其小信彼將求逞其私必且先求合於我人君之察固不能以無已時也一察之而遽信之是其害益不知所終矣然則且奈何古之聖王前旒後纊穆然恭己於上而左右輔拂百執事之臣下至於府史胥徒無不得其人者又無不得盡言於黼扆之前者三

代以上尚矣高皇帝之時官寺有微言及朝政得失者立斥之終身而遠方吏民自萬里外至者無不即日達御前閭巷小民一言而得其實爲之誅州郡大吏而不疑此天子之聰明所以日流通於四海也後世之君儼然臨朝或不識左右大臣之面而朝夕燕居唯一二閹人是親又安得不寄耳目於羣小哉嗚呼寄耳目於羣小所以取明也而卒爲其所蔽往往至於危亡而不悟可不戒哉

○十五年以方士李孜省爲太常丞與中官梁芳表裏亂政

孜省江西吏也贓發匿京師知上好方術以五雷
法結芳以進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用乃
改上林苑監丞然寵幸益甚搢紳進退往往出其
口尋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卿芳與中官韋興
錢能韋眷王敬等皆附萬妃日進羡珠珍寶以悅
妃意取中旨授官有以白衣躐至太常卿者又薦
僧繼曉封國師日誘帝爲法事建永昌寺逼徙居
民數百家縻帑數十萬刑部員外郎林俊劾芳及
繼曉得罪下獄陝西巡撫鄭時論芳被黜民哭而
送之上聞之頗悔爲斥傳奉官十餘人然芳竟無

罪廣東布政使陳選番禺知縣高瑶皆以發韋眷
罪被逮浙江鎮守太監李義以賄不滿意杖殺詰
揮馬璋璋母訴於朝亦不問選字士賢浙之臨海
人也幼端慤寡言笑以聖賢自期嘗巡按江西盡
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督學南
畿河南以小學設教試諸生不令糊名曰已不自
信何以信於人汪直巡河南都御史以下皆拜謁
選獨長揖直曰提學副使大於都御史耶選曰何
敢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可自詘辱耳直亦為之
氣懾在廣東數與眷爭而瑶沒入眷所通番貨巨

萬選移檄獎之且聞于朝及爲眷誣以貪墨及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幾不得出至南昌病卒初選以法黜吏張聚眷意其怨選引令證選罪拷掠萬端無異辭聞選卒上書訟選因極言眷罪不報選父員韜爲御史至布政使屢活死囚有治績而員韜能容物選務克己待人亦稍峻人謂員韜四時皆備選得秋焉選後謚忠愍瑶嘗爲荊門州學訓導成化初抗疏請復景帝位號下廷臣議莫敢對左庶子黎淳言瑶誣先帝爲不明陷陛下於不孝且比景帝於昌邑更始上曰景泰往過朕未

瀆介意豈臣子所當言淳爲此奏欲獻諂希恩耶
其後御史楊守隨言郕王削平禍亂功甚大殁乃
謚以戾此非先帝意權奸逞私憾者爲之也商輅
亦極言王有社稷功上名輅語景泰事爲之泣下
左右皆泣遂復位號實自瑤倡之也俊疏言繼曉
謂發帑建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曾不知以有
用之財供無益之費而國計日削聖德日壞人怨
日興縱如繼曉之言人君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
哉臣謂不斬繼曉日後之禍未可言也又言芳欺
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自大臣百官以及閭井之

徒皆欲食其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上大怒欲殺之後府經歷張巘救之并下鎮撫獄中官懷恩號哭力争且告鎮撫司曰俊死汝曹亦不得生矣二人竟得免時言路久塞都下爲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内帑且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上不悅○是歲朝鮮都元帥尹弼商等帥師會伐建州女眞大破之明年遣使獻捷

○十七年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初英宗命中官金英理獄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刑部尚書以下左右列坐至是復用其例御史郎中以下奉牘立唯諾趨走惟謹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明制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謂之三法司洪武時大獄多面訊或令翰林院六科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季年始定制令法司引囚至承天門外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錄其寃者以狀聞謂之會審成祖時以炎暑虔

遣輕罪後每以六月行之謂之熱審英宗令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至是命中官錄囚謂之大審每五年一行其在外重囚則成祖時嘗命悉赴京師審錄太祖宣宗英宗皆屢遣御史或法司官審錄至是亦定以五年命刑部大理寺分行天下與巡按御史同錄遂皆爲定制往往多平反者然廠衛之權日益重誣人大辟或事覺獄反亦不加罪寃死相續唯錦衣衛使朱驥持法平人無寃者治詔獄獨用小杖嘗命中使詰責之亦不爲改驥于謙之壻也○是歲雷震

郊壇承天門

壬寅 ○十八年小中官阿丑作俳優戲於上前爲醉罵狀人言駕至不避言汪太監至則避又爲直狀操兩鉞曰吾將兵仗此兩鉞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 原註 先是汪直行遼東與陳鉞謀擣兵部侍郎馬文升功而謫戍文升又與王越襲韃靼越時以兵部尚書鎮大同宣府亦能知兵用財如流水士樂爲盡力嘗以萬騎乘暴風疾馳八百里擣虜巢紅鹽池盡得其輜重妻子自是虜北遁不敢窺河套後積功封威寧伯唯浮躁急功名直始得幸常易服與一二校尉密出伺察外廷無知者

唯越已陰與結歡內閣論罷西廠越公言於朝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劉珝曰藉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爲越不能對

上笑而稍疏直寵日衰言者請罷西廠許之罷鉞降直南京御馬監越編管斥戴縉爲民韋瑛亦坐事誅人皆快之

中官尚銘掌東廠與直有隙廉得直所洩禁中語奏之上始疏直會直出行邊久不許歸萬安構直寵衰再上疏請罷西廠遂許之未幾銘亦以黷貨得罪謫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自是後都民

始少安

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有光自天墜化白氣復有大[illegible]
星隕聲如雷星大如椀詔陳闕失給事中李俊疏言弊[illegible]
最大且急者[illegible]近幸干紀大臣不職爵賞太濫工役過煩進獻無厭流亡未復上[illegible]
答

俊疏論近幸干紀專指梁芳韋興黨其論大臣不職曰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則不得進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貨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其論爵賞太濫專指傳奉官及李孜省鄧常恩等其論

工役專指繼曉營佛剎又有曰以聖賢之經代方
書以文學之臣代方士上降孜省等官斥繼曉爲
民中外大悅
給事中盧瑀御史汪奎主事張吉員外彭綱言尤愷
切上雖不罪心忌之後皆貶黜
奎綱及員外郎崔陞主事蘇章周軫皆請誅梁芳
李孜省繼曉主事李朝言神仙佛老外戚女謁聲
色貨利奇技淫巧皆陛下素所惑溺而左右近習
交相誘之未幾皆謫官後亦外遷唯陞軫得免而
孜省旋復官擢至禮部侍郎寵幸如故先是給事

中王瑞御史張稷等皆上疏極言傳奉官之弊有曰未流賤伎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未識一丁武階有未挾一矢甚有軍匠逃匿易姓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寵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俊疏亦言一歲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可以活饑民誠可惜也上為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亦不能竟革也是歲陝西大饑漕四十萬石米以賑之太常少卿掌欽天監康

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永韶尋擢禮部侍郎後亦斥去時言者皆臺閣新進大臣多緘默唯右都御史朱英疏陳八事言中官方士貴戚皇莊之弊皆權幸所不便也英又造內閣力爭竟不能盡從英字時傑湖廣桂陽人也謚恭簡

○內閣劉珝自以舊官僚遇事盡言上不悅又斥萬安貪國無耻安怒譖於上乃罷

時在閣者三人安爲首輔而珝與劉吉次之安貪忮吉陰刻珝稍疏戅安之譛罷西廠也珝不肯與

安因指爲汪直王越黨然翊能救林俊之死李孜省欲動搖東宮又密疏折之其去也實安與吉隂中之而陽爲救解上不悟也於是彭華尹直相繼入閣皆安黨也明年華以風疾去

○二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前後上五十餘疏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貴近皆側目上亦厭苦至是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上愈不悅令致仕

恕巡撫雲南歷九月威行徼外劾鎮守中官錢能交通外國罪直聲動天下巡撫南畿値水災奏免

秋糧六十餘萬石全活饑民六百餘萬口中官王
敬採藥物珍玩所至騷然恕三疏劾敬且言當此
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耶當是時朝事
有不可者人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又曰王公疏且
至矣恕疏亦果至恕官雖至尚書以好直言不得
立朝常在南京及去朝野大駭而恕名益高臺省
推薦無虛月時閣臣萬安劉吉彭華尹直皆與李
孜省交結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孜省譖出謫南京
庶吉士鄒智上疏曰陛下於輔臣亦云任矣然或
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陰

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由其進身之初多
出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
謹伈伈俔俔此陛下所為疑也今之諫官不畏天
變不恤人窮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嗚呼既
不能盡言而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
高皇帝制閹寺惟給埽除近者人主大權盡出其
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方倚之為鎮撫伶
人賤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
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又言碩德如王恕
忠鯁如強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皆一時

人望不宜貽錮負上天生才之意不報

丁未

○二十三年萬貴妃卒妃服器僭擬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汪直黨斂民財竭府庫以貢獻性嫉妬掖庭御幸有娠飲藥傷墮者無數及卒上震悼輟朝七日○秋八月上崩太子立是爲孝宗皇帝壽四十一十二月葬茂陵 上厭當意政務而絕不肯召接臣僚或言以口吃故也自是遂習以爲例君臣隔絶者百餘年

按曰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卹于謙之寃抑黎渟而名尙幹恢恢有人君之度矣篤於任人難於

天戒讞賊省刑閭里充兒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橫
恣盜竊威柄稔惡毒兵夫明斷如帝而爲所蔽惑
久而後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illegible]史氏稱憲宗
爲明斷然憲宗之時汪直尚銘皆稔奸六七年而
後斥庸回如萬安劉吉者終其身任之而不去安
在其爲明斷也國有四賊女謁也小人也官竪也
左道也有一於斯皆足以危亡憲宗之世內有萬
妃外有吉安汪直梁芳李孜省繼曉之徒相與爲
表裏是四者兼而有之矣而猶得以不底於危豈
賴其天資寬厚有足以維持民心歟觀其遇災輒

民不咎靡費危言敢諫之臣有斥逐而無誅戮是固寬厚之驗也雖然太祖仁宣之業亦自是衰矣

續史略翼箋卷之九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孝宗敬皇帝 諱祐樘母紀氏(廣西蠻土官女)有娠萬妃知而恚令婢鈎治謬報曰病乃謫居安樂堂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無子柰何棄之乃藏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及貴妃害太子祐極上欝欝不樂歎其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上愕然曰安在懷恩曰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上大喜郎章西內

兒走投帝懷上置之膝悲喜泣下卽諭內閣羣臣相
率稱賀命皇子出見商輅請定儲嗣上可之紀氏暴
卒立爲太子
紀氏之卒或曰萬貴妃爲之也太子時六歲哀慕
如成人 **評鑑曰** 史家謂萬妃驕妬橫行後宮有娠
盡遭藥墮然孝宗之前祐極已生於成化五年其
後就館之多繩繩相繼受封者至於十人其最幼
者乃憲宗第十四子安在其盡遭潛害也且其伺
察必嚴縱欲護收亦必潛匿外庭又安敢仍留附
近之室乎且是時祐極故在也敏何謂而稱上未

有子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耶按孝宗以成化六年生悼恭太子以五年生七年冊儲宮闈事秘傳聞難憑紀載家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太后語上曰以兒付我遂居仁壽宮原註太后所居宮名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曰無食太子至貴妃治食太子曰疑有毒貴妃曰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與太監梁芳等勸上廢之懷恩固爭上不悅斥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上懼乃寢

憲宗視內帑見累朝所儲金七窖都盡謂芳及韋興曰糜費帑藏實由汝二人芳曰建諸祠廟爲陛

下祈萬年福耳上不悅曰吾不汝瑕後之人將汝
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上廢立
在東宮老宦覃吉朝夕口授四書及古今政典勸勿
受莊田上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急手孝經端本正
始吉有力焉

評鑑曰太子就學豫教所當慎重覃吉卽老成舊
閹亦秖可謹視起居而已若口授章句廷臣之中
豈無其人而乃委之寺人耶幸而吉尚謹愿不致
貽累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
權未嘗不由于此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

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都督萬喜及梁芳李孜省等減死謫戍尋下獄孜
省死芳廢死罷傳奉官奪贈道封號
傳奉官降黜者自侍郎以下凡二千餘人法王國
師禪師真人奪誥敕印章遣歸者一千二十餘人
繼曉亦伏誅
○徐頊請上母妃謚並追薨故萬安劉吉皆懼上仁
厚恐傷先帝意不問追謚紀氏爲孝穆皇后上生西
宮廢后吳氏往來保抱甚謹上命尚膳如太后禮
頊禹臺縣丞也上求紀太后家久不得追封其父

母立廟桂林歲時祀之【謹按】人子之道固當以父
爲重而慈母劬勞之恩亦不可以不報也使紀妃
之禍果由於憲宗之意耶則爲敬皇帝者唯有抱
冤茹痛以終其身而已苟其非憲宗之意耶則是
奸臣讒妾欺先帝而戕先帝之嬪御其爲先帝之
罪人也亦大矣獲先帝之罪人而誅之又何傷於
先帝之意哉且是時萬妃已死其所當問者孽臣
宮婢而止耳以此輩之得罪爲傷先帝之意耶則
梁芳繼曉李孜省之徒獨非先帝之所寵任乎以
芳等爲得罪於民而不可赦耶爲民害則誅之以

母歸則捨之是亦可謂得輕重之宜乎夫敬皇帝之孝固非忍忘其親者也豈宮闈之所聞見有異於外庭者歟不然則奸臣讒妾其徒尚繁有足以掩帝之耳目歟嗚呼亦可悲矣

言者交劾安令懷恩就安讀之安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時年七十餘猶冀復用

安草登極詔禁言官假風聞挾私者中外譁然御史湯鼐詣閣語及之安曰此裏面意也鼐卽劾安抑塞言路歸過於君上一日於宮中得疏一小篋

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上命懷恩持至閣
曰此大臣所爲耶安媿汗伏地而已安既去尚於
道上望三台星居一年卒尹直亦被劾罷禮部侍
郎徐溥少詹事劉健相繼入閣皆人望也時言官
劾安直者皆及劉吉鄒智疏曰少師安持祿怙寵
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奸世之小
人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
毅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方正可寄大疑世之君
子也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
權重而已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臣不可委

信哉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爲
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間抵隙蒙蔽得
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初欲
進君子退小人豈可得哉未幾安直皆罷去而言
銜恨次骨矣【謹按】成化弘治之際章交于公車其
能直探本原深中時病莫有如鄒智者其擯黜而
死也年纔二十六耳嗚呼惜哉

○名王恕爲吏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恕至京鄒智往見之曰後世人臣不獲時見天子
故事多苟且願公且勿受官先請朝見取時政不

善者歷陳之力請除革而後拜命若先受官無復見天子之日矣恕不能用恕長吏部張悅爲左侍郎楊守陳爲右侍郎悅嘗忤東廠官尚銘者也守陳字維新浙江鄞人也元年春上疏請開大小經筵日再御朝退朝御文華殿披覽經籍章奏令內閣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有疑則詢必洞晰而後已午朝則大臣臺諫更番侍直有具疏進者名閣臣面議可否然後付在外文武官來覲及奏事辭朝諸臣必詳詢博訪務竭下情又曰今陛下視朝所接見者大臣之丰采而已所披閱者百官

之章奏而已宮中所聽信者內臣之語言而已其後上復午朝名大臣面議政事皆自守陳發之守陳謚文懿弟吏部侍郎守祉子刑部侍郎茂元皆以忤宦官著名【謹按】國家之患莫大於壅蔽自古已來未有下情不達賢士不親而可以爲國者也楊守陳之言條目備具措意深切苟人主不欲爲治則已欲爲治耶則守陳之言雖百世不可易也

○弘治元年以何喬新爲刑部尚書喬新爲萬安劉吉所忌出南京懷恩曰新君宜用正人何出何公安等黙然至是王恕薦用之

時恩掌司禮監懋之進亦恩功也[illegible]晉文公問守原於寺人勃鞮得趙衰焉柳宗元以爲晉君將擇大任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得賢臣猶羞當時而陷後代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善乎其言之也其殆親見於魚朝恩吐突承璀之禍者乎孝宗之初佞倖屛黜衆正彙進亦可謂清明之世矣然萬安之去王懋何喬新之進皆由懷恩恩則誠賢矣其將如末流何哉君子是以知孝宗不能復洪武之盛而八虎之禍不待再世也

○上耕籍田教坊進雜伎馮文升偶色曰新天子宜知稼穡艱難豈以此瀆亂耶斥去之

評鑑曰孝宗之立時未踰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行耕籍況設宴乎文升不言燕衎之失而止咎教坊之瀆亂宸聰可謂昧於輕重矣

○中官請選妃嬪庶子謝遷請俟祥禫從之遷疏有曰山陵之工未畢諒闇之痛猶新此必宦豎巧爲詖詞以動陛下非陛下本心也旣而御史曹璘言陛下方諒陰中官郭鏞乃請選妃嬪雖拒不納而鏞猶任用何以解臣民疑乎又言經筵雖

御徒爲具文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臣曾請
陛下罷衰視政令遇節序漸御黃衣從官朱紼三
年之間爲日有幾宜但御淺服且請罷內侍教習
書堂及斥劉吉等上不悅未幾引疾歸居山中三
十年不入城市璘襄陽人也時上屢御經筵遷務
積誠開上意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
上數稱善遷又言陛下春秋向盛血氣未定宜以
遠色爲先時張后方得上意上遂終身不置妃嬪
及焦芳附劉瑾乃以上繼嗣不廣爲還罪其矯誣
如此

○命吏部起用張吉等廣開言路事〔原註〕吉等言謫降者從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之言也巏尋進郎中考注臧否一出至公尚書耿裕欲改一官評巏正色曰公所執何異王介甫裕憮然徐曰郎中言是然非我莫能容也御史汪宣嘗言近世長銓部者有士人廉介端貞莫如王翺公直忠良莫如王恕坦夷無物莫如耿裕裕九疇之子也時上方更新庶政居臺閣者爭奮發論事而劉吉尚居首輔言者復多以罪去初御史湯鼐首劾萬安誤國而薦劉健謝遷程敏政吳寬等頗有直聲尋又劾周洪謨倪

岳張悅馬文升又優王恕皆一時人望也於是大
臣多不悅而吉屢被劾尤不能堪會知壽州劉槩
貽㬊書言夜夢人騎牛幾墮㬊手挽之得不仆人
騎牛者國姓朱也㬊喜以書示客吉伺得之遂嗾
御史魏璋劾之逮㬊槩詔獄辭連鄒智李文祥等
欲盡置之死時何喬新彭韶在刑部力持之王恕
亦言槩書雖妄良以㬊數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譽
之耳今坐以妖言律設有造亾秦讖者更何以罪
之上意乃解并謫降有差而璋爲吉所擢後亦得
罪貶死智得廣東石城所吏目未幾卒年二十六

智在獄中身親三木僅屬喘息忼慨對簿曰智見
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
俗淫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愚等
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後追謚忠介槩嘗以
知州上疏言刑賞予奪人主大柄後世乃有爲女
子小人強臣外戚所攘竊者蓋其心險術巧人主
稍加親信輒墮計中愛者乘君之喜而遊言以揚
之惡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賢人君子卒
受曖昧而去卿相皷人則遷延餌引待有交通請
屬軟美易制之人然後薦用其剛正不阿者輒媒

孳而放棄之俟其氣衰慮易不至大立異同乃更收録追黨立勢成復恐一朝敗露則又極意以排諫諍之士務使其君孤立於上耳無聞目無見以圖便其私不知其身與國俱斃不止也槩雖以言妖夢得罪其疏則識者皆以爲名言也吉又以私憾搆給事中方向御史姜洪薦子張昇南京御史張昺等皆貶官而御史姜綰暢亨又以論劾中官爲所陷相繼得罪王恕等請幷罪中官不從洪亦嘗疏斥近倖而薦恕文升悅韶及陳獻章張元禎章懋黃仲昭余子俊林俊王純楊守陳謝鐸賀欽

等者也敏政兵部尚書信之子也信討平四川蠻
以武功顯而敏政以文學名一時心經附註其所
纂也洪謨以博聞强記出入經筵至禮部尚書而
尤喜談經濟天順成化中荆襄流民數十萬劇盜
數起洪謨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州縣聽附籍爲
編民可保中[illegible]百年無患憲宗用其策命左副都御
史原傑籍流民四十三萬八千餘口置鄖陽府荆
襄遂安岳父謙奉使朝鮮有文名岳亦好學善論
事爲吏部尚書杜絶請托銓政稱平鐸爲國子祭
酒諸生相慶以得師洪謨謚文安岳謚文毅鐸謚

文肅欽字克恭遼東義州衛人也師事陳獻章得其收放心之學遼東有學者自欽始世所稱賀醫閭先生者也昺字仲明浙江慈谿人也嘗與同僚上疏陳八漸曰言路將塞聖學將怠復啓寵倖驕縱姻婭異端復興傳奉復啓淫巧漸作珍玩漸崇因引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爲誡上頗納之昺素清約炊煙屢絶處之澹如也及莅官劉明善治獄如神議者以比況鍾云

○五年劉吉罷先朝吉輩在內閣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謡

吉多智數善附會在閣十八年屢爲言者所攻人呼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見上更新庶政同列皆正人乃頗持正論徐溥劉健有建白吉輒首署名嘗言陛下聖質清羸與先帝不同凡一切嗜好宜悉減省左右近臣有請如先帝故事者當以太祖太宗典故斥退之至是上旣封后父張巒壽寧侯又欲封后弟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及后家上不悅遂罷

王世貞曰吉之貪險不才不足道然其不肯遽撰誥券者誠以壽寧侯之封太驟畏天下之議之耳其人雖非

其事則是也上亦知其不恊衆望而輕去之然以
此去則吉之幸而上之不幸也

癸丑

○六年吏部尚書王恕刑部尚書彭韶罷恕韶與何
喬新以正直立朝時稱三老先是喬新惡劉吉乞休
恕與内閣邱濬有隙稱疾韶爲貴近所嫉致仕
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也初恕未大用一時言者
推薦無虚月及長天官顧時時見彈駁恕言人見
陛下任臣過重遂望臣太深欲臣盡取朝政更張
之如宋司馬光故事無論臣才遠不及光今亦豈
元祐時也上優答之及彈恕者得罪恕皆力救之

后父妹婿高楼遷官恕言天下之官以待天下之
士不可私貴戚又爭壽寧伯勳號誥券所引拔皆
一時名臣弘治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號爲治平者
恕力也恕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於奏疏留中者
皆云不報太醫院判劉文泰濬客也疏劾恕沽直
謗君上命焚所鏤板恕遂去人以是不直濬而亦
惜恕不能遠名然天下至今稱恕爲正人恕年九
十三無疾而卒五子十三孫多賢且顯者謚端毅
濬之卒也文泰往吊濬妻叱出之曰相公以汝故
負不義名何吊爲濬字仲深瓊州人也瓊州在大

海中濬又家貧無書常走數百里外借書遂博學
無所不覽其所著大學衍義補盛行于世及卒謚
文莊給事中毛珵嘗劾濬以詼博佐剛愎爲學士
則有餘爲宰執則不足人頗以其言爲公自三楊
以後閣臣始重然位次以六部尚書爲尊及濬以
禮部尚書入閣徑居恕上自是後以三品入閣者
皆班在尚書上遂儼然爲輔相矣喬新字延秀江
西廣昌人韶字鳳儀閩之莆田人也成化中太后
弟周彧奏乞民田命韶覆勘韶不視而歸上疏自
劾曰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爭民尺寸地守臣誠不

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陛下
獄得釋所田竟歸民其後有貴戚請荒田者憲宗
怒曰周彧爲彭韶所持令朕至今媿朝論奈何復
以爲請耶及居卿列昌言正色所論皆外戚閹宦
及卒謚惠安喬新謚文肅恕之争高祿遷官也左
侍郎周經争之尤力經字伯常瑄之子也後爲户
部尚書諸王貴戚請莊田輒抗言不可許上賜后
弟張鶴齡莊田比常例徵銀畝加二分經曰太祖
以劉基故減青田賦欲使其鄉里世世頌基今皇
后篤生之地正宜恤民減賦何乃使小民銜冤無

己也武請括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不節賞賚織造齋醮土木之費而欲括天下財是弃也內官傳旨索銀三萬兩爲燈費持不與宦官皆憚之後謚文端上旣嗔梁芳頗裁抑宦官唯李廣蔣琮有寵言官論劾者多得罪然後亦皆敗廣忤太皇太后意自殺上索其家得賂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上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上怒下法司究治諸賂廣者走鶴齡家求解乃寢給事華泉言天下之財多聚于大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內臣按廣之私

籍沒廣之私入足以充國用而弭災矣方廣之用
事也給事中呂獻御史張縉胡獻戶部主事胡繼
等嘗劾之而給事中葉紳列其八大罪且言皇親
駙馬事之如父總兵鎮守稱之爲公陛下奈何養
此大奸於肘腋哉上亦不罪也自尚銘得罪後東
廠勢少衰而法司斷獄猶多爲所持刑部吏徐珪
抗疏請罷東廠黜爲民進士孫盤上疏言近者言
官劾人率乘勢敗而排觸奸倖反出胥吏臣竊羞
之胡獻亦言東廠本以緝奸今但爲內戚中官泄
憤報怨舉朝皆知其枉無敢言者臣亦知今日言

之異日亦爲所陷然臣不懼也獻竟下獄貶珪後
擢至知州○七年我　成宗薨賜謚康靖策世子
爲王
丙辰○九年岷王奏劾武岡知州劉遜給事中龐泮御史
劉紳論救上怒下泮等六十二人獄臺省一空九卿
力諫釋之遜亦無事
泮旣釋又嘗極論蔣琮李廣及壽寧侯張鶴齡縱
奴殺人直聲甚著上與皇后情甚篤後庭無一御
幸者而頗假借外戚鶴齡兄弟倚勢橫甚縱家奴
奪民田廬墓獄囚一時論事者多以爲言而唯李

夢陽最剴切其跡有曰今天下側目切齒而飮恨于壽寧者多矣川潰則傷必衆及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鶴齡遂譖夢陽斥皇后爲張氏后母金夫人泣愬上前上不得已下錦衣獄左右或言夢陽不可重罪乞杖而釋之上謂劉大夏曰此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卽宥出之未幾上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唯望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而已自是稍戢而上亦尋晏駕矣

丁巳 ○十年上御經筵召徐溥等議政溥等擬旨上上應

手改定無凝滯顧問必稱先生

自成化以後君臣否隔上雖復午朝御經筵而召對顧問自是始然終溥在位亦不過一召而已至季年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數被召見一時以爲異典監生江瑢疏劾劉健李東陽杜絶言路排抑勝己上怒下詔獄健等力救得釋

戊午 ○十一年太子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風雨寒暑朔望令節皆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古人八歲就傅居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哉上嘉納之（註 時太子出閣講讀官經不欲太子近儒臣以事間講讀故也）

寬字原博南直長洲人也一時詞臣有重望者寬爲首而謝遷次之寬終於禮部尚書謚文定初太子年甫四歲馬文升請擇醇謹老成宮人保抱扶持內庭曲宴及諸戲皆勿令見佛老之教尤宜屛絕勿令眩惑心志至是林俊亦言皇太子年踰幼學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豫教之意也因薦謝鐸儲巏楊廉可備講讀致仕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春風無賢不肖皆服其行處士劉閔醇粹有孝行日無二粥身無完布處之晏如使以布衣入侍必能涵煦薰陶有所裨益皆不能用時

中江南華亭人閔福建莆田人也皆事親至孝劉
大夏按閩見閔常拜之時中爲按察副使與當事
者不合遂拂衣歸或問其故曰吾有採尊舟不能
忘耳
○太學士徐溥罷溥性凝重有度在政府祖宗法度
無所更置
溥字時用南直宜興人也時劉健李東陽謝遷在
閣而溥爲首輔事有不可輒共爭之屢封還中旨
上寵信中官李廣頗事燒煉齋醮嘗詔撰三清樂
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一天之上安得

有三太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臣等誦讀儒書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後又言宋徽宗崇道教而乘輿播遷唐憲宗信柳泌以殞其身今龍虎山上清宮觀皆煨燼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以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上頗感其言溥在閣十二年人有過悞輒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性至孝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上爲之復其徭役謚文靖

辛酉

○十四年以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大夏辭不許旣拜問曰卿何數引疾曰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辨故辭上默然

文升長兵部十三年知無不言上亦推心任之時文升年已七十六嘗召見議事命左右掖之下階歲時賜賚諸大臣莫敢望文升性介特寡言笑脩髯偉貌望之竦然雖名聞夷夏常退然不自居至值大事臨大利害屹然不可奪也大夏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上命再議大夏

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上乃爲罷織造齋醮裁減中官省浮費鉅萬計制下舉朝大悅上知大夏方嚴且練事數召見便殿大夏因極陳軍民窮困狀上太息曰朕御天下垂二十年乃不知軍民困若此何以爲人主中官者不利大夏者揭書宮門上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惡卿耳由是間不得行每引對左右宦寺皆引避嘗命具揭帖言事大夏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洛閣臣可矣密揭不可爲後世法時李廣等已死中官勢益絀上方

銳意太平大夏與戴珊尤被任遇劉健等雖為閣
臣亦不及也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也為左都御
史與刑部尚書閔珪俱以仁恕守法見稱珊以老
疾數乞退不許嘗屬大夏言其實病狀上曰彼屬
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則強留今朕以天下事付
卿輩猶家人父子太平未畢何忍言去大夏出以
告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未幾上崩珊亦卒謚恭
簡初韃靼馬古可兒吉思既死毛里孩乱加思蘭
滿都魯亦思馬因相繼為邊患至是其酋小王子
與別部火篩又數入寇西自河套東至遼陽無歲

不被其殺掠遣保國公朱暉等禦之無功而還都
給事中屈伸言此一役糜帑儲一百六十餘萬而
所得首功止三級所上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
戳一渠魁或斬級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而報
功又知幾萬萬耶請置暉及中官苗逵等重典不
聽暉之出師也命逵監軍行人王雄上言暉不可
任又言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而九節度皆潰況其下乎上以雄妄言下獄
貶之逵又勸上大出師擊虜賴大夏珝力諫乃止
大夏文升與王恕世所稱弘治三臣也

甲子○十七年復置起居注【原註】從儲巏重史官記言動之請也

乙丑○十八年夏五月上大漸召大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執健手曰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召太子諭以法祖用賢尋崩壽三十六太子立是爲武宗皇帝

十月葬泰陵【史臣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孝宗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爲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開元慶曆時矣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

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略似之不然孝憲宗之孝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又安豈易言哉○上簡言慎動燕處必衣服冠雖置筆硯皆有常處小大章奏必親閱雖小官未吏考察黜退如不得已始即位屢減銀課閉銀礦禁內府加派供御物料晚年又罷廣東採珠及浮梁燒瓷放乾明門虎南海子貓西安知府嚴永濬諫織造絨毼數十疋曰陛下以此爲上用不過一再襲而令民百餘家男輟其耒女弛其機不甚甚

矣上卽爲罷之嘗因學士張元禎言取太極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之未及而崩奉諱之日哭聲殷山谷至有俯伏頓絕不能興者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也諡文裕明自弘治以後不復有小康之世矣弘治之初劉吉在外李廣在內元老宿望如王恕彭韶者猶不能久安其位敢言之士如鄒智彭程者猶相繼獲罪君臣上下之情志猶未甚相孚也自十六年以後天子益銳意圖治劉健謝遷馬文升劉大夏戴珊之徒數承顧問如家人父子秕政宿蠹次第剗革始稟

亶乎鼎新泰交之盛矣嗚呼自正統以後迄于崇禎二百年之間唯有此數歲矣而不旋踵承之以正德豈非天哉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二